

# 第一屆廿四美微型小說徵文比賽成績

## 組別：高小組

| 編號    | 作品名稱 | 姓名  | 學校          | 初審成績 | 名次 |
|-------|------|-----|-------------|------|----|
| G1-01 | 謙虛   | 許穎晴 |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 晉級   | 優異 |
| G1-02 | 四季   | 蔡茵慈 |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 晉級   | 季軍 |
| G1-03 | 孝要及時 | 王梓駿 | 聖公會仁立小學     | 晉級   | 冠軍 |
| G1-04 | 責任心  | 陳焯嫻 |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 晉級   | 冠軍 |

## 組別：初中組

| 編號    | 作品名稱  | 姓名  | 學校              | 初審成績 | 名次 |
|-------|-------|-----|-----------------|------|----|
| G2-01 | 踏上堅持  | 洪思琳 |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 晉級   | 優異 |
| G2-07 | 切磋    | 符善賢 |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 晉級   | 冠軍 |
| G2-09 | 愛心    | 黃天霖 |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 晉級   | 季軍 |
| G2-12 | 樂觀的男孩 | 潘健濤 |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 晉級   | 入圍 |
| G2-14 | 螢火與野草 | 張凱楠 | 裘錦秋中學（元朗）       | 晉級   | 亞軍 |
| G2-16 | 我的爸爸  | 陳怡萱 | 裘錦秋中學（元朗）       | 晉級   | 季軍 |
| G2-17 | 樂觀    | 田海琳 | 裘錦秋中學（元朗）       | 晉級   | 優異 |
| G2-18 | 感恩    | 鄭彩嵐 | 裘錦秋中學（元朗）       | 晉級   | 優異 |
| G2-23 | 拍下幸福  | 陳詠怡 | 裘錦秋中學（元朗）       | 晉級   | 入圍 |
| G2-24 | 溫暖的愛心 | 施馨怡 | 裘錦秋中學（元朗）       | 晉級   | 優異 |

## 組別：高中組

| 編號    | 作品名稱    | 姓名  | 學校              | 初審成績 | 名次 |
|-------|---------|-----|-----------------|------|----|
| G3-01 | 誠實的可貴   | 文穎琛 | 屯門天主教中學         | 晉級   | 入圍 |
| G3-02 | 知足常樂    | 爾郡耀 | 屯門天主教中學         | 晉級   | 季軍 |
| G3-03 | 雲蔚之上的少年 | 王若儀 |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 晉級   | 優異 |
| G3-04 | 恕·長恨    | 翁嘉茵 |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 晉級   | 亞軍 |
| G3-07 | 無分彼此    | 周子祺 |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 晉級   | 入圍 |
| G3-10 | 不夠幽默    | 陳潔怡 |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 晉級   | 優異 |
| G3-11 | 正義使命    | 黃汝琦 |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 晉級   | 優異 |
| G3-12 | 靈性      | 劉昕儒 |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 晉級   | 優異 |
| G3-13 | 音符，即將遠航 | 傅嘉韻 | 裘錦秋中學（元朗）       | 晉級   | 優異 |
| G3-14 | 瓶頸      | 傅嘉琳 | 裘錦秋中學（元朗）       | 晉級   | 優異 |
| G3-21 | 寬恕      | 吳麗怡 |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 晉級   | 入圍 |
| G3-23 | 毅力      | 黃穎端 |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 晉級   | 入圍 |
| G3-25 | 四季      | 章綿康 | 順德聯誼總會梁銑珪中學     | 晉級   | 冠軍 |

第一屆廿四美微型小說徵文比賽作品

廿

四

美

王梓駿  
聖公會仁立小學  
冠軍

《孝要及时》

「親生仔不如近身錢！養兒防老？現在可沒這支歌唱了！不用你供養補貼算是走運……」鄭大媽半抱怨半開玩笑地說。

鄭月華，一位堅強勤奮，自食其力的年長婦人。她生於貧困家庭，自幼被父母送予他人撫養。八歲那年，養父母不忍她與家人分離，把她送回原生家庭。自此鄭大媽刻苦工作，幫補家計，可惜，與兄弟姐妹始終因分隔多年而關係疏離。

鄭大媽一直渴望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可以感受一下家庭溫暖。她跟家人偷渡來港定居後，嫁了一名計程車司機，婚後育有一對子女。好景不常，丈夫因病早逝，子女年幼待哺，她徬徨無助，奔波終日，好不容易才把子女撫養成人。想不到女兒長大後便結婚移居台灣，自此鮮有聯絡。兒子卻像來討債般只懂飯來張口，遊手好閒。辛勞大半生的鄭大媽只好靠拾荒來維持生計。

「唉！人老了，就會像垃圾般被人扔在一旁！」鄭大媽多年好友兼小學同學萍姨幽幽地附和。「看來我們將來要在老人院再續同學緣了，嘻嘻……」鄭大媽邊苦笑邊說。

跟萍姨告別後，鄭大媽便回家為兒子準備晚飯。她腦海中不停閃現自己孤獨老死家中、兒子蓬頭垢面，流連街頭的景象，陣陣苦澀在心中徘徊不去。門鐘響起，鄭大媽從傷痛中回過神來。她開門迎來誼子梓駿。

「幹麼又買這麼多東西來著？」鄭大媽皺了皺眉，嘮叨起來。

「衛生紙今天特價，買滿六十元更有九折……」梓駿口沫橫飛地說。

梓駿是鄭大媽女兒昔日的追求者，最後卻成為鄭大媽的誼子。這位誼子對鄭大媽百般照料，每逢周末都會替她添置日用品；不用上班的日子，梓駿總愛帶她上茶樓「嘆」一盅兩件。一次鄭大媽不小心摔倒，梓駿不但請假陪她覆診，每天下班更為她買餸燒飯。鄭大媽深受感動，直言這誼子比親兒還要好！

眼見梓駿仔細地把日用品收拾妥當，鄭大媽忍不住劈頭便問：「我女兒已結婚多年，幹麼你還對我這麼好？」梓駿一臉尷尬地傻笑：「我對亞敏可沒非份之想！……也許是一種補償吧！」鄭大媽不解地看著梓駿。

梓駿收起笑臉，正容說：「我在家中排行最小，父母在我唸大學時已年紀老邁。我第一次發薪，便歡天喜地買了母親年輕時最愛吃的芒果回家，希望圓她獨個兒吃下整個芒果的心願。可是，「三高」

的她只能淺嚐輒止；有一次我外出公幹，買了父親喜歡吃的杏仁餅，可是，看見他每咬一口，都生怕弄傷僅餘的牙齒的樣子，我便知道我永遠沒法回報他們！」

鄭大媽點了點頭：「嗯，行孝要及時，不要讓自己日後抱憾終生，珍惜能孝順的福氣。」

梓駿擦了擦鼻子繼續說：「那時我明白歲月不饒人，於是拼命賺錢，以為可以讓他們過一個舒適的晚年。我日以繼夜地工作，賺到可觀的收入，卻賠上對父母的照顧。就在我出埠工作時，接獲父親離世的噩耗，我連送他最後一程的機會也沒有……當我驚覺父母要的不是這些時，一切已太遲了！父親離去不到一年，母親也鬱鬱而終。」梓駿鼻子發酸，仰首強忍眼中淚水，嘆了一口氣：「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真正明白的又有幾人？」

鄭大媽拍了拍梓駿的肩膀，轉身走進廚房，淚水卻不受控地湧出。她感受到梓駿的無奈悔改，更明白他對父母的心意。她模糊的眼睛，瞥向躲在房間對著電腦的兒子，心中又湧出一陣淒酸。

人人都說鄭大媽的人生是一場命定的悲劇，苦嚐透了，不知何時會甘來？但人定勝天，誰也是命運的編劇，只要你願意，就能改寫人生！

孝並不是一件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用心握緊父母雙手便可以了！孝是一種陪伴，花時間陪父母聊天，牽他們的手散步，曬太陽，多給他們溫暖的擁抱。這些都是我們能做到的。原來盡孝是那麼的簡單，不用做轟轟烈烈的事，只要像父母愛我們一樣去愛父母，平淡，卻意義重大。

「敬養順承，行孝始於真性情；關誠恆耐，盡心自可傳大愛。」

孝，要從生活點滴做起，從現在做起。

美

陳焯嫻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冠軍

《責任心》

在一個老人中心，他總是出入準時，中心上下都叫他「阿寶」。阿寶是一位員工，多負責輸入數字工作，有時還會為長者倒倒水，派派茶點。在工作表上，星期一至星期六都有他的名字，偶爾在星期日他也會到老人中心幫忙。中心非常信靠他，畢竟阿寶很少出錯，還從不缺席。

阿寶有一位非常愛惜他的母親，她只為了工作賺錢，才離開香港工作。阿寶日夜工作，只希望減輕年邁的母親的負擔。每次看到長者的笑容，阿寶就會想念心愛的母親，心裡就甜滋滋的。阿寶每天對著一大堆數字，卻不會煩厭。只要能見到母親一面，就心滿意足了。

當阿寶正在輸入床位數目時，電話響起了。阿寶拿起電話：「喂？」  
電話另一方傳來熟悉而親切的聲音，阿寶喜出望外：「是媽咪嗎？」

「是呀！我們見見面好嗎？明天你請半天假，來跟媽咪遊山玩水，再於六時吃頓晚餐。我終於有空閒來香港了！」

阿寶呆住了。他是多麼希望跟母親遊山玩水，但...但他不願意為此請假，這多令人矛盾那！阿寶道別母親後，左思右想，還是下不了主意。

這時，阿寶耳邊傳入一把語帶狡猾的聲音：「李小寶！請一次半次假有什麼所謂？再者啊，你偷走也不會被罵，星期日你上班的時間都抵消了！」

阿寶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只覺有些感情被埋沒了。忽然，有把如鈴鐺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阿寶、阿寶。記住你才是自己的主人，你的決定你最清楚。要是你無端請假，長者們會很擔心的。可是別怕，一定有個兩全其美的方法的。」

阿寶心煩意亂地想著。他決定了。

阿寶徐徐拿起電話：「喂？媽咪，我決定了。我七時才下班，我想，我是不會請假的了。」  
「為什麼？就半天而已……」

阿寶鼓起勇氣回答：「因為……我在老人中心工作，而工作到七時顯然是因為長者們需要我。我不能一走了之，我一定要負好責任，努力工作。況且，我可以在下班後跟您吃飯。本來遊山玩水就不能代替了我的工作，所以請原諒我。」

阿寶呆了呆，想不到自己竟真拒絕了母親。然而，他的母親竟慈祥地回答：「啊，我真為你高興啊！我的乖兒子懂得取捨，太好了！那你好好工作吧！」

阿寶如釋重負，歡快地回答：「好啊！」此時，夕陽溫和地照在他上，想必是在誇獎他呢？

蔡茵慈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季軍

《四季》

00.

沒有人可以過著完美無缺的生活。No one can live a perfect life.

01.

夜晚，月光高高掛在夜空上，女孩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蹲在雜貨店門口。

「臭乞丐」

雜貨店老闆拉下門牌，門牌寫着「關門」二個字，他指着門牌說道。

「看到了嗎？我們關門了，沒有食物可以乞了。」老闆說完就關上雜貨店的門，不讓女孩進去。夜晚的風徐徐地吹，穿著單薄的衣服的女孩在離雜貨店不遠的小巷裡顫抖著。

「那麼晚了，你還不回家？」一個和女孩年紀相若的男孩蹲在女孩面前問。

「我沒有家……」

「那你跟我回家吧！我們收留你好不好？」男孩站了起來，向女孩伸出手。

男孩牽著女孩的手，走到男孩家門，男孩按了按門鈴。開門的，是一個中年婦女。

「兒子你回來了，她是……？」中年婦女打量了一眼男孩旁邊的女孩。

「這個女生是我在小巷遇到她的，她無家可歸，我們收留她吧！？」男孩說道。

「可以呀，你叫什麼名字？」男孩的媽媽臉帶微笑地看著女孩說。

「我……我叫林希靈。」

「這個名字很好聽呀，以後你就住在這裡，你想要什麼跟我說，我一定給你。」男孩的媽媽摸了一下林希靈的頭。

那年是一個春天，8歲的林希靈，第一次感到溫暖。

02.

悶熱的夏天到來，太陽火熱地燃燒著，溫度也愈來愈熱，林希靈的「父母」在空調房裡小聲地說

話，像是在討論什麼。

某天，林希靈的「父母」把她帶到離家不遠的空地。

「這幾個月來，媽媽對你好嗎？」林希靈的「媽媽」虛偽地笑著。

「對我很好啊！」

「那，我們跟你玩個遊戲……」

在遠處看著，林希靈的爸爸繞到一個路人身後，手從路人口袋裡拿走他的手機。整個動作只用了幾秒，而路人並沒有發現手機不見了。

「看到了嗎？你現在做一次。」

林希靈模仿著「爸爸」的動作，從路人的口袋裡拿走一隻價值不菲的手錶，再回到空地。「父母」看到這隻手錶後，眼睛閃過一絲貪婪的神色……

### 03.

秋天的氣息悄悄地來臨，林希靈家門前的那棵楓樹的葉子不知不覺間已經轉紅了，飄落了，悶熱的天氣也漸漸轉涼。

從那天起，「父母」不時就帶著林希靈到街上玩「遊戲」，從路人身上拿取一些價值不菲的物品。有了這些物品，林希靈的「父母」待她更好，他們漸漸變得富有，覺得生活完美無缺。但是……沒有人可以過完美無缺的生活。

### 04.

冬天的來臨，冷冷的氣溫令人感到孤寂。林希靈走進一間教堂，她向牧師告解：說出追求到的完美無缺的生活，為她添了一份後遺症，這是焦慮和不安。

牧師教導希靈，這是偷竊，拿出勇氣來，我陪同你去警局舉報一切。

「父母」最後，被警察遞捕了。

林希靈在牧師和社福機構協助下入住了寄養家庭，遲些還會安排到學校讀書。躲在厚厚被窩中的林希靈，想到執著要過著完美無缺的生活。被利用了，鼻子不禁一酸，淚水不受控制地湧出。

原來，這都是南柯一夢。

今後，我要帶眼看人，帶眼看事，謹慎交朋友。將來，定可找到心中「完美無缺的生活」。

許穎晴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優異

《謙虛》

謙虛，這個褒義詞從小就種在我心裡。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裡面，它的定義是：知道自己的才華和優點，並且一直保持謙遜的態度。我認為這項美德比其他美德更為重要，這種重要性體現在生活細節之中。例如，當你取得好成績時，如果你沒有保持謙虛的態度，反而抱持驕傲的態度認為自己很了不起，這樣你身邊的人都會覺得你很自大，甚至在下次考試時，因自滿而放棄用功勤力，最終取得壞成績。這個時候，大家就會嫌棄你，認為你取得好成績不過是因為一時運氣好。相反，如果你一直保持謙虛的態度應對身邊大小事情，你身邊的人會尊敬你，所以我覺得謙虛是十分重要的。

有一天，是東東小學的對卷日，六甲班正在上中文課。六甲班有三十二人，其中有一位同學成績通常都十分不佳，不過有兩位男同學常常拿一百分，一位男生十分驕傲，另一位男生則十分謙虛。當老師正在派發中文試卷時，班裡氣氛突然變得非常緊張，大家都憂心忡忡擔心自己的成績。當老師派完所有中文卷後，說：「考得不好的同學不用灰心，但考得好的同學也不要驕傲自滿，正如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是：「三個人走在一起，一定有可以成為我的老師。我要選擇他們的長處來學習，看見自己有他們的短處就要改正。」孔子是古代的聖人，連他也認為做人要不斷向他人學習，時刻保持反省自己的心，改善自己的缺點，可見老師教導「做人謙虛向學」是多麼重要的事。

通常考得好的兩位同學，當然是預期中的好。謙虛的那位男同學就說：「『謙虛是學習的朋友，自滿是學習的敵人。』我們千萬不要保持驕傲的態度去做任何事。」但驕傲的那位男同學就十分不認同他。老師看見他們互相爭執，就說：「你們兩個不要再互相爭執了，保持謙虛的態度是正確的，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滿必益，驕必敗呀！』」聽完老師一席話，驕傲的那位男同學點點頭說：「知道了！我以後也不會再驕傲了，會以那位男同學為榜樣。」老師點點頭說：「能即時改正，知錯能改，是一個好孩子。」

現代還有一個例子讓我們看見謙虛的好處。這個人就是香港單車健將李慧詩，這位單車健將常常代表香港出賽，她參加過世界各地舉行的比賽，見識十分廣博。其實，她以前到現在奪取過很多的獎項，至於她在去年的亞洲運動會上，都拿到兩金一銀，成績十分理想，但是每次當她拿獎後，她表現出來的態度永遠是十分謙卑的。別人訪問她拿獎後的感受，她就說自己好像發了一場夢，而且表明自己沒有特別期望獲得甚麼獎項，認為自己還需要加把勁，繼續努力訓練最佳狀態。我覺得對於一個拿那麼多的獎項的人、經常奪金的人以及一位運動員來說，她的態度很上進也很出色，從來沒有表現得自滿、驕傲，亦都沒有怠慢過任何一場比賽和訓練。

我從「謙虛」的故事中學會了非常深刻的人生道理，那就是在任何時候都一定要維持謙卑、上進的態度。驕傲不會為我們的人生帶來益處，反而謙虛算得上是一個成功的關鍵，因為有很多名人也憑著謙虛的態度而邁向成功的。因此，我會常常在生活上保持謙虛。其實要保持謙虛的態度並不太難，只要我常常對著鏡子提點自己「我不要墮入驕傲的陷阱」就可以了。為了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我將會在往後的生活之中與謙虛繼續做朋友。

符善賢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冠軍

《切磋》

海浪一波接著一波，海鳥的叫聲此起彼伏，逐漸西下的夕陽將天空和海面染成一片金色，也將我的影子拉得長長的。

沙灘的椰樹林裡，佇立著一幢熟悉的小屋，那是我童年玩伴梓軒的家，也是我此程的目的地。「叮噹。」我按響了門鈴，一位身材健碩的青年拉開了門。「梓軒，恭喜你拿下自由搏擊冠軍！」我恭賀道。梓軒一愣，隨即認出了我，露出了笑容並歡迎道：「符賢，好久不見，裡面請！」沒點正形，我的名字明明叫符善賢。那麼大個小夥子，卻仍活像個孩子。

沒有人生來就是搏擊冠軍，梓軒從小便又矮又胖，沒有武術天賦。他對武術有濃厚的興趣，已經到了武癡的程度。梓軒時常在網上瀏覽功夫電影，並邊看邊比劃拳腳模仿招式。為了學以致用，他便把眼光轉向家中的爸爸、媽媽和大哥，使出詠春裡的問手說：「來，和我切磋！」把家裡弄得雞飛狗跳的，家人沒少受梓軒的折磨。隨著梓軒體型與日俱增，家人對他的比武切磋開始吃不消。從此，略懂跆拳道我便成了梓軒主要練武對象。

「想不到你敢上台打擂，要知道自由搏擊選手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一拳下去得痛上好幾天呢！」我佩服梓軒的勇氣。梓軒爽朗一笑，反問道：「我甚麼時候怕過痛呢？」是的，梓軒能吃苦，從不怕痛。

梓軒十歲那年，晉升跆拳道黃帶時獲得了一套護甲，於是他便穿上護甲興高采烈地找我比武切磋。見他穿了護甲，我便不留餘力地對他出手。而然護甲只能防外傷，梓軒被我摔得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第二天，梓軒卻仍然按時找我切磋，絲毫沒有膽怯。

還有一次，我把拳頭大力地砸在牆上，我面不改色，拳頭亦毫髮無損，向梓軒展示我堅硬的拳頭。梓軒也不甘示弱，一連向牆上出了二十多拳，指節弄得又紅又腫，而他卻故作鎮定，說自己一點也不痛，一臉的倔強。

梓軒帶我在沙灘上漫步。沙灘上有兩個孩子在堆沙堡。梓軒對小孩讚嘆道：「你們堆得真漂亮！」小孩聽到後露出了自豪的微笑，接著梓軒便幫助小孩們挖沙和提水桶堆沙堡，大人和小孩打成一片。梓軒就像小時候一樣，仍然那麼熱情，自來熟。

梓軒的自來熟程度，可以稱得上是厚臉皮。從小梓軒就能輕鬆和公園裏五六歲的小娃子打成一片，向他們吹牛，然後便理所當然地把他們的滑板車「借」來玩，一點也不見外。厚臉皮彷彿是上帝賜予梓軒的禮物，使他能和不同類型的人打交道。他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武癡搭上話，逐漸熟絡，再死纏著對方非要進行比武切磋。憑著這張厚臉皮，梓軒從不同人的身上學習到很多武術招式。

我和梓軒站在海浪的邊上，靜聽這潮汐的起伏，落日的餘輝照在我們身上，將我們的臉染成金色。

金光將梓軒的面容襯托炯炯有神，精神抖擻，卻把我面上的滄桑顯露得一覽無遺，滿是疲憊和無奈。我的目光飄向天上自由飛翔的海鳥，意味深長地感歎道：「梓軒，我真的羨慕你，能實現自己的夢想，成為了武術家。」梓軒欲言又止，我陷入了沉思。

曾經我的夢想和梓軒一樣，都想成為武術家。我熱衷於跆拳道，練就了不凡的身手。但隨著學業壓力增大，專注於學業的我便少了練武的時間。後來我正式步入社會，不得已向工作屈服。社會磨平了我的棱角，現在我的身手可及從前？

似乎看透了 my 無奈，梓軒打破了沉默，拋了個眉眼，說出了我期待已久的一句話：「符賢，切磋？」我臉上的滄桑和疲憊頓時一掃而光，立即站起身向梓軒鞠躬，這是比武前的禮儀，他也心領神會地拱了拱手。在接下來的交手中，我們彷彿都回到了童年，梓軒是那個矮胖子，我仍然是從前那個少年，尋回了那個曾經丟失的夢想。

夕陽下，兩個身影在過招。

四

美

張凱楠  
裘錦秋中學（元朗）  
亞軍

《螢火與野草》

「快跑，打進來啦！趕緊……」話還沒說完突然一梭子彈穿過他的腦袋，隨即倒下。那一天，硝煙四起，戰火燎亂，南康國和北戎國戰爭的號角也跟隨著煙火響起……最後在公元 1937 年，南康國不敵北戎國，被佔領。國內被北戎的將領們薰染成一個花天酒地的地方，而在這個時候，一個不甘於現狀的少年悄悄組成一個組織，決心為國報仇。

伴隨著動聽的音樂，舞台上的舞姬翩翩起舞，台下的北戎將領用著北戎語討論著一批新造的強勁武器的運送，他們聊得起勁，卻不知舞台上的花魁竊聽他們聊天的內容並聽得一清二楚。

在舞廳關門後，一個女子的身影走了出來，向一個倉庫跑去。「滋——」生鏽鐵門被打開的聲音響起，少年聽到後轉身回頭，看到因一路奔跑而喘著粗氣的花魁。片刻後，花魁開口：「他們打算在兩天後在南豐火車站運送那一批武器，你們要趕緊去攔截他們。」少年說：「好，我會召集復南會的成員一起去攔獲的，這批武器絕不能被北戎接收，不然復國的機會就更加渺茫了，這一次活動哪怕付出性命也要成功！謝謝你，哪怕人們都說你為北戎跳舞唱歌，是賣國賊，你也忍辱負重為我們收集情報，多虧你的情報我們才可以走到這一步。」花魁笑著說：「哪裡的話，一日為南康人，終身為南康人，只要可以幫到國家，哪怕是赴湯蹈火，葬生於苦海，我也願意。」

這時候又一位散發著書卷氣息的書生走了進來，說：「我今天攔截了敵國的電報，他們已經發現了我們組織各地的召集地，可我來不及通知各個召集地的首領，現在已經有兩個召集地被襲擊，那裡的兄弟姐妹們都被他們殺死了，他們準備明晚一並剿滅其餘的召集地，現在其他地方倖存的成員已經在國內各個地方逃亡了，你也趕快收拾行李吧。」

少年哽咽到：「這些愛國青年們秉承著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信念，為抗北救國而努力著，我們絕不能讓他們失望。幫我跟各地方的首領說：明天在秘密基地商討截獲武器一事，機會只有這一次，不成功便成仁！」兩天後的南豐火車站，復南會的所有成員埋伏在暗處。當少年看到那一批武器被運出來，握著信號槍的手向天空舉起，食指用力一按「砰！」天空中隨即出現了一道紅色的煙，所有埋伏的復南會成員紛紛衝了出來，火車站裡響起了密雜且混亂的槍擊聲，少年跟一小部分成員在混亂之中乘機運送那批武器離開。把武器運送離開後，少年返回火車站，再次發出一發信號彈，這次天空中是一道綠色的煙，眾成員看到後，立刻撤退，少年也準備撤退。

「砰——」伴隨著槍聲，少年的胸口溢出鮮紅的血液，幾秒後倒在了血泊當中。「砰——」槍聲再次響起，書生拿著因摩擦而冒出白煙的槍，槍頭指著剛開槍不久的北戎軍。隨後，書生跑向少年的身旁。「旭堯！沒事的，我現在就帶你回基地……」話還沒說完，旭堯抓著書生的衣袖。「我們復南會不只是一個組織，而是代表千千萬萬救國救民人士的精神，願你們能如螢火般，不懼黑暗，用星星點點的光照耀我們的國家；願你們能如野草般，不懼生死，用滿腔的熱血救國濟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南康恢復昔年那樣繁華……」話畢，抓著衣袖的手下墜直到倒在地上……

之後，南康憑藉著那一批強勁武器，打敗了北戎，領回自己的土地，建立新的社會。而書生也成了新政府的統領而他發表的第一句話便是：「願我們能如螢火般，不懼黑暗，用星星點點的光照耀我們的國家；願我們能如野草般，不懼生死，用滿腔的熱血救國濟民。」

廿

四

美

黃天霖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季軍

《愛心》

不知從哪天起，我家樓下多了一個乞丐。

還記得，有天我下樓準備去上學時，一個乞丐進入了我的視線，只見他帶著一個老式的帽子，身上的皮大衣滿是補丁，一雙鞋上破了幾個大洞，漏出了被凍到赤紅的腳趾，髒兮兮的手緊緊的抓著一個碗，但裡面卻連一塊錢都沒有。一雙眼睛看著街道對面的豪華酒店，眼裡滿是落寞與羨慕，看著使人心酸。我前去施捨了他一些錢，他卻祇是哼哼兩聲，一句謝謝也沒有。雖然他不見得有義務對我道謝，但我心中還是對他產生了些許的不滿。從那天起，他就好像在我家樓下「安了窩」。有時心情好或有散錢時，會施捨他一些，但更多時候是直接走過，連看都懶的看他一眼。明明手腳健全，為何要靠行乞來維生？或許是先入為主的原因，我心裡老是有點看不起他。

隨著和他相處久了，我對他瞭解的越來越多，還發現他原來是個啞巴，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令他找不到工作，我也意識到不是他不想道謝，而是他根本無法道謝。但儘管如此，我還是對他有種莫名的偏見和歧視。但直到發生了那件事後，我對他的態度產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有天，我一如往常的前去家門前的車站等車。但當巴士來到後，我竟找不到我的錢包了！我趕緊翻了翻我的書包，但一塊錢也找不到。我尷尬的站在原地：如果回家拿錢包，那一定會遲到，但若叫我向周圍的陌生人借錢，卻就是開不了口。這時，只見那乞丐顫顫巍巍的向我走來，緩緩舉起了手中的碗，沖著我搖了搖，嘴裡還咿咿呀呀的。我心中不禁有氣：難道他看不出來我沒帶錢包嗎？還是他在戲弄我？我瞪了他一眼，並揮了揮手，示意讓他走開，但他卻搖了搖頭，用長滿了老繭的手從碗裡拿出幾個硬幣遞给了我。我被這一切驚呆了，機械式的把手伸出去，看著他把錢放到我的手裡。平時被我嫌棄骯髒的手，此時帶給我的，祇有溫暖。我用他給我的錢上了車。隨著巴士慢慢啟動，在車窗外他的身影漸漸變得渺小，在我心中，他的身影卻變得越來越高大。

美

陳怡萱  
裘錦秋中學（元朗）  
季軍

《我的爸爸》

「我叫陳一心，我有一個很偉大的爸爸。」這是我四年級的第一次分享，我選擇把我引以為豪的爸爸介紹給大家。我很喜歡我的爸爸，可他並沒有太多時間陪我，他很忙，忙著救助每一條生命。我很少看他穿便服得樣子，但是每次看到他身上的消防服時，我都會想跟全世界人說，這是我的爸爸。由於爸爸很少時間回家，所以家裏常常只有我和媽媽兩個人。「今天你爸爸會回家，不過只有一個晚上的時間。」剛從學校回到家的我在媽媽口中得知爸爸今天會回家的消息，可把我開心壞了，放好書包就手舞足蹈的蹦達，好期待！

我腦海裡已經出現了無數個爸爸進門的畫面，可那個門卻久久沒有打開。

過了許久，門外些聲響，我兩眼放光，會是爸爸嗎？門被打開了。是那張熟悉的面孔，我的雙腳好像失去了控制，直往門口飛奔而去。「爸爸！」我跳到了爸爸的懷裡，好久好久沒有感受過在他懷裡的感覺了。「一心，乖。」爸爸還沒來得及放下手中的大包小包，為了接住我也顯得有些吃力。「好啦，一心快下來，我們趕緊吃晚飯吧，爸爸應該餓了。」媽媽接過爸爸手上的包袱，意識我下來。我當然很不捨，但也只能乖乖下來，我在媽媽手裡拿了一袋較小的包袱，心想著我也要一起幫忙拿，萬萬沒想到的是，小個的包袱也重的我提不起來，爸爸果然是英雄！

晚飯過後，爸爸帶我去樓下公園散步，我牽著爸爸的手，手上有很多繭子，握起來不太舒服，但是很溫暖。「爸爸，你是不是以後也要這麼忙呀，我想你多一點時間陪我。」我的腳步越來越小，爸爸的步伐也愈慢，「爸爸也想有更多的時間陪你和媽媽，可是爸爸有任務在身，出現意外的時候有很多條生命都等待著爸爸的到來，每一條生命都很可貴，這也是爸爸穿上消防服之後一定要承擔的責任。你能原諒爸爸嗎？一心。」爸爸停了下來，看著我，眼神裡盡是自責。「我從來沒有怪過爸爸，爸爸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但爸爸能不能答應我，如果我考上了理想的中學，可以抽空陪我去玩嗎？」爸爸思考了片刻，我有些小失望。「好啊，爸爸答應你。」我驚喜的看向爸爸，隔外開心。

這一句話就猶如我的動力，令我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不斷提升自己，即使我本就不是一個很愛學習的人。這兩年間，我有遇到過很多很多的困難，但只要想起與爸爸的約定，我就會告訴自己一定要成功。

很快，大考即將來臨，最緊張的口語考試也就在眼前。我的口不如他人一般好，每次的口語考試表現都不足為奇，在小組討論時也會因為緊張而亂了邏輯。這次的試題打破了我這幾年的「規律」——父母因工作而常年不陪伴孩子是否有錯？在準備的兩分鐘裡，滔滔不決的話都卡在喉嚨，再到舌尖，咽不下去。腦海裡浮現的畫面都是爸爸。  
時間到了。

「我覺得父母因為工作而常年不在子女身旁這是錯的，父母的陪伴對孩子的成長非常重要，所以

選擇工作而不選擇孩子是一個錯的行為。」我不這麼覺得。「確實，父母的陪伴對孩子的成長非常重要，但他們也有他們的難處，所以不能一口咬定這是一件錯誤的事情。或許父母在工作與孩子之間選擇了工作，但不是拋棄了自己的孩子。站在父母的角度想，工作是生活需要，為了減少家庭壓力才會把工作擺在最前。他們也可以和別的父母一樣令自己的孩子感受到家的溫暖，令他們有好的價值觀。」對這幾句話的自信，是因為爸爸。站在爸爸的角度，或許他會因為不能經常回家而感到自責，但我相信，他在大火中救出一條又一條的生命時，我們都會為他感到自豪。

如願以償，我考上了理想的中學，可是爸爸並不能及時赴約。「沒關係的爸爸，只要您在每一場大火中安全出來，我們永遠有機會兌現承諾，不管怎樣，您永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電話對面的爸爸沈默著，或許是自責，或許是欣慰。只要他平安，其他都不重要。

四

美

洪思琳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優異

《踏上堅持》

「你要的自行車已經買到了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接下來每天跟我去學自行車，學會為止。」站在一旁的媽媽說。

「好咧！」我不以為然的答應了。

隔天，我便與媽媽來到公園練車，寒風凜厲，寒氣直侵入骨頭，然後慢慢的在身體內擴散，彷彿血液也都凝固了，我打了個冷顫，立刻打起精神，抵禦寒風所帶來的朦朧睡意。媽媽過來先示範一遍，隨後又無比細緻的講述了其訣竅。我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與迫不及待趕忙讓母親把自行車給我。

「給你，別摔了就行。」

我沒把母親的小瞧當回事，轉頭便立刻坐上車座，想把兩隻腳都踩在踏板上，卻保持不了平衡，又被迫把腳重新放回去。不服輸的我多再嘗試。不知不覺太陽升到當空，周圍都溫熱起來，我的耐心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磨殆盡，便先回了家。

第二天清早，媽媽和我再來到公園，太陽還是遲遲沒有露面，我沒繼續發呆，轉身便在嘗試前天未能掌握的技巧。

而卻在第三天的練習途中，我過於急於求成，腳落地時崦向一邊，一個重心不穩，整個人重重地砸向地面。

「啊……」我強撐著坐起來，手握著腳踝，坐在地上痛苦的呻吟著……

去過診所後，便在家過了四五天。

「你這腳繃帶還不去拆了嗎？我知道醫生說你腳兩三天就能恢復的了。怎麼了，現在是打算放棄？」媽媽走到我身旁坐下，「每一件事情完成的過程，或許都會是艱苦。但你如果想要完成一件事，那你就必須要有堅韌不拔的毅力去克服。」

我沒有講話，沉思著，也不敢望向媽媽，低頭望向腳踝纏繞著的繃帶，而後扭頭望向窗外，任憑冷風刮著臉頰……

「你看那裡，還記得那兩棵樹嗎？」母親只向窗外那兩棵屹立在風中的樹。

我抬頭順著指的方向瞥去：「啊……記得，當初父親買了一把種子，在院子裡種了兩三排這種樹。父親當時種樹卻是有時候正常兩三天澆一次水，也會有時隔了三四個星期再去澆水，導致幼苗裡存活下來的就只有這兩棵了。不過現在這樹長的還真是高大。」

「你知道當時你父親為什麼不去細心照顧它嗎？」媽媽接著說，「樹要自己學會去克服困難障礙，要有頑強的毅力去克服，才會真正的成長成一顆能飽受風寒的大樹。」

是啊，就連大樹長成現在這般高大威猛，當初也是需要足夠強大的毅力去挺過那段幼苗時期。樹也有那一般堅忍不拔的毅力，我又為何要畏懼這寒風，辜負於自己所期，一受傷就逃避。

那天下午，我去診所把那一層層圍繞在腳踝上的繃帶卸掉，再主動找母親去到公園。

今天，太陽一早就出來了。那刺穿雲朵的陽光照在我身上，特別暖和。我望向那旁有一棵梅花樹，陣風吹過，那甚為鮮紅的梅花顫了顫，隨風飄落，但卻孤傲的不可一世。空氣裡到處瀰漫著梅花的氣息，這梅花生來就傲霜鬥雪，越冷卻越得姿，也正是那句：「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即使這幾天練自行車時，心裡也會有一些膽怯怕摔，但也慢慢學會了平衡。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突破。我再接再厲，緩慢的騎自行車，慢慢的轉彎也變得心應手，就這樣我堅持了一個多星期去練。最終，我堅持下來，學會了。

四

美

田海琳  
裘錦秋中學（元朗）  
優異

### 《樂觀》

一個年輕人在人生巔峰時被查出患了白血病，他的絕望一下子蒙蔽了他的心，他開始覺得生活已經再沒有任何意義了，所以他拒絕接受任何的治療。一個午後，他從醫院裡逃出來，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游蕩。忽然，一陣略帶異常豪邁的樂曲吸引了他。不遠處，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正把弄著一件磨得發亮的樂器，向著人流動情地彈奏著。還有一點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盲人的懷中掛著一面鐘子！

年輕人好奇地上前，趁盲人一曲彈奏完畢時間道：「對不起，打擾了，請問這面鏡子是你的嗎？」  
「是的，我的樂器和鏡子都是我的兩件寶貝！音樂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我常常靠這個樂器自娛自樂，可以感到生活是多麼的美好……」「可這面鏡子對你有什麼意義呢？」他迫不及待地問。

盲人微微一笑，說：「我就知道你會這樣問我，我希望有一天會出現奇跡，並且也相信有朝一日我能用這面鏡子看見自己的臉，因此不管到哪裡，不管什麼時候我都帶著它。」白血病患者的心一下子被震撼了：一個盲人尚且如此熱愛生活，而我……他突然領悟了，又坦然地回到醫院接受治療，盡管每次化療他都會感受到死去活來的痛楚，但自從那天以後他再也沒有逃跑過。

他堅強地忍受痛苦的治療，終於出現了奇跡。兩年後，他恢復了健康，並在醫院發現已回復視力，正在觀察期間的老人。從此，他也擁有了人生彌足珍貴的兩件寶貝：積極樂觀的心態和屹立不倒的信念。

美

鄭彩嵐  
裘錦秋中學（元朗）  
優異

《感恩》

有一對母子，小男孩和他的母親很窮，身上的錢只足夠維持平時吃飯的錢，破舊的瓦房，脫了「皮」的牆，屋內也只有一些象桌子，床之類的一些必備的生活用具，全家裝飯的碗，竟是幾隻破得不能再破得陶罐，生活清平，簡樸。

母親的工作是一個幫富人家庭幹活的傭人，說好聽的就是保姆，說得難聽一點就是下人，母親日夜工作，經常不回家，為的就是好好工作，讓全家過上好一點的生活，導致小男孩一直都是由爺爺奶奶照顧，小男孩經常會問：「我的媽媽去哪裡了？」爺爺奶奶就會說：「媽媽賺錢去了，你上學的錢可就靠她了呀！」

這是一個新學期，小男孩上二年級，穿著的是母親掙來的錢買的校服，雖然還打著補丁，母親很愛小男孩，她知道讀書的重要性，所以拚命地掙錢讓孩子上重點小學，那裡的都是富人子弟，為了不讓小男孩被同學看不起，母親找了許多兼職，沒日沒夜的工作，身體都快要堅持不住了，但看到小男孩每天都開開心心的，母親心理裡覺得，自己做的任何事都是值得的。

後來，小男孩長大了，不再是那個貧窮的孩子了，一直嘗試著創業，最後成為了一家企業公司的老闆，生活越來越富裕，過著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讓全家人都過上了好的日子。

母親老了，牙齒全都壞掉了，讓兒子帶她去醫院看看，去到一間牙醫診所，醫生一如既往地推銷他們的假牙，母親因為節儉慣了，一來就說要最便宜那款，醫生看到母親旁邊的兒子，身穿各種大牌，看起來就是一個大款，那哪能放過他呢，於是拼命地向他推銷各種各樣的貴假牙，正當醫生推銷得火熱的時候，扭頭一看，那位看著富裕的兒子卻無動於衷，只顧著和客戶打電話，彷彿置身事外，勸說一陣之後，見母親還如此堅持，便放棄了這個念頭。

待母親和兒子買完出來之後，剛走遠不久，那個看似富裕的兒子走了回來，對那醫生說：「麻煩一下，把那副便宜的假牙換成最貴的那個吧，謝謝了。」醫生說：「那你剛才……」話還沒說完，兒子說：「母親平時節省慣了，要是當她面要最貴的那副假牙，她怕是怎麼都不會同意的，她當時拼了老命都要讓我讀上好學校，沒有她就沒有現在的我，現在的我已經不是當時還賺不了錢的我了，現在的我能給她最好的就給最好的。」「也麻煩您千萬不要告訴我的母親這件事，她是個非常節儉的人，她知道之後怕是會不高興了，我不想她不高興。」

最後我想說的是，要永遠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學會感恩，感恩父母的養育之恩，他們的愛是最無私的。

施馨怡  
裘錦秋中學（元朗）  
優異

《溫暖的愛心》

天漸漸破曉，大地朦朦朧朧，如同籠罩著銀灰色的輕紗。這時東方出現了一道發亮的光照向城市，沉睡的城市漸漸被喚醒。一縷縷的陽光透過雲朵的懷抱，來到了每戶人家中，為他們開始新的一天。李一心的家也開始了他們新的一天。隨著鬧鐘的鈴聲響起，李一心的父母連忙從床上起來，簡單地吃了早餐後準備出門。在即將出門之前，李一心的媽媽來到李一心的房間中催促她快點起來準備上學。李一心睡眼矇矓地看了看她的媽媽，隨口回答：「好的。」可十足的睏意像洶湧澎湃的海水猛然來襲，李一心再一次陷入了美好的夢境。

陽光從床頭悄悄地爬到的李一心的眼睛上，刺眼的光芒將李一心叫醒。看了看時間的李一心立刻從床上蹦起。「完了，快要遲到了！」李一心驚訝地說道，在抱怨中李一心慌忙地出門了。

在街道中疾走的李一心時不時摸著她的肚子，原來是因為剛剛出門太急，還沒有來得及吃早飯，而此時的李一心身上分文沒有。她只能邊摸著她的肚子邊說道：「你還真是不爭氣啊！」

然而，此時一條長長的隊伍吸引了李一心的目光，當她走進一點後，一陣陣濃郁的香氣撲鼻而來。仔細一看，原來是有人在賣各種各樣的粥。李一心聞著濃烈的香氣不禁地吞了吞口水。

當鋪的老板看出了李一心的想法，熱情地邀請她來吃。李一心聽到自己被邀請後，慌忙地搖了搖頭推辭道：「不用了，不用了，我沒有帶錢，而且我上學快要遲到了。」老板笑了笑說：「這些粥都是免費的，是用來獻愛心的。而且你上學怎麼可以不吃飯呢？」還沒有等李一心反應過來，老板便開始詢問排在第一位的人士的意見，而那位人士也欣然答應了。

在老板的一再說辭下，李一心接受了老板的邀請，在選擇好粥的款式後，李一心好奇地問道：「老板，你為什麼要開這個店鋪獻愛心啊？」老板笑道：「你不覺得看見別人幸福的笑容很滿足嗎？而且你會感覺世界很溫暖的。」聽到答案後的李一心，拿著那充滿愛心以及溫暖的粥上學去了。

在一天的課程後，李一心拖著她那疲倦的身軀前往回家的路。然而，上午送粥的老板的回答一直在李一心的心中迴盪，李一心對老板的回答半信半疑。

接著她在人群的漩渦中迷漫地走著。一個玩具使李一心的腳步停止下來，李一心撿起了玩具後左顧右盼，看到一個小男孩和一位家長似乎在尋找什麼。於是李一心急忙地跑向男孩。並將玩具放在他的面前詢問道：「小朋友，這個是你的玩具嗎？」小男孩在看到玩具後激動地點了點頭。於是李一心便將玩具還給小男孩。在臨道別前，小男孩和他的家長向李一心道謝，並隨後露出來了燦爛的笑容。小男孩和家長的笑容像一股清風，吹去了李一心的懷疑，使李一心的心十分溫暖。在這件事後，李一心肯定了那位老板的回答：播散愛心比接受愛心更加快樂，愛心可以使人感受到溫暖和關懷。

李一心頓時覺得身體輕鬆了許多，蹦蹦跳跳地回家了。而地上留下了李一心頎長的身影，也許她

已經決定要多播散愛心了。

廿

四

美

潘健濤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入圍

《樂觀的男孩》

他原本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男孩，但因為不幸，令他原本風平浪靜的人生經歷了一場狂風暴雨……

從不知道哪一天開始，這男孩就開始覺得自己的身體狀況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但他認為這一定不會是個大問題，所以便不去時常注意著，他覺得這問題一定會隨着時間而好轉。

某一天，這男孩在家中運動時突然感覺到一陣暈的感覺，之後便好像骨牌一樣直接跌倒了在地上，暈了過去。醒來後，經過好一番功夫才洞悉到自己是在醫院的深切治療部中，當這個男孩準備閉上他疲倦的雙眼讓他的精神得以休息時，有一位身穿白袍、高高瘦瘦的醫生和自己的媽媽走了過來。「很不幸，你患上了癌症，而且這已經是很早前便已發病了，因此你現在是……末期……」在旁的媽媽已經流下滿面熱淚，但身為發病人的這位男孩卻微笑地安慰着他的媽媽：「媽媽不要擔心呀！我肯定會戰勝這個病魔的，你相信我吧！」

就這樣，這個男孩與這個頑強的病魔奮鬥了一個月，到最後還是很不幸地離開了人世，但是他在臨去世前一刻，還微笑著希望上天會帶他的靈魂到一個美好的地方，絕對不會因這些可怕病魔而低頭。

在這個男孩身上，他樂觀、不屈不撓的性格，十分令人敬佩，即使知道自己在人世的時間已經不多，但他仍然會以樂觀的態度去面對。我認為這個美德對我們，尤其是學生，十分重要，學生在學習時不免會遇到困難、逆境，如果我們能以樂觀的態度去面對，一定會令這些問題迎刃而解。

美

陳詠怡  
裘錦秋中學（元朗）  
入圍

《拍下幸福》

眼前的相機方方正正，頭頂上有一個不會再發光的小按鈕，往最左邊一看是相機的心臟——殘舊不堪的開關，而全身則穿著一層已剝落的黑色衣服，前方有個鏡頭，後方則是再也顯示不到畫面的螢幕。這正是我已老舊的多年好友。

年輕時的我，因家境清寒，付不起昂貴的學費，早早便退了學，但在我碌碌無為的生活中，卻有著自己的執著——攝像。我從小到大受到叔叔的耳濡目染，對攝像充滿著熱忱，因為相機對我來說就像是一本日記，每天記錄著不同的事物，攝像比文字更精彩、更精緻，能將眼前的畫面永遠地紀錄和捕捉起來，將畫面定格。

想到這，我拄著拐杖，徐徐地走近了獎盃櫃前，抬頭看向那明明簡陋不堪的獎盃，卻是在眾多獎盃中最耀眼的。

當時，我滿懷希望地參加人生中的第一場比賽，才剛踏進比賽場地，便撞到了一個人，定睛一看，竟然是比賽的評判！我連忙說對不起。評判說：「你怎麼回事？沒長眼睛嗎？知道我的衣服有多貴嗎？你這輩子都賠不起！咦？你是參賽者？呵！就你這窮酸樣，肯定沒什麼水平，還不快滾，免得在這裡丟人現眼！」評判這般地看不起自己，當眾謾罵，讓我紅了眼眶，我倔強地不讓淚水流出。明明很想作出反駁，但嘴巴卻吐不出一個字。看向周圍，所有人都用著漠視和鄙視的眼神看著我，讓我喘不過氣，連忙落荒而逃。

我逃跑後，蹲在地上，顫抖的雙手抱著腦袋。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抬頭一看，是一個少女，她安慰道：「你沒事吧？發生什麼事了嗎？你的臉色很蒼白啊，還冒冷汗了。」我回道：「我沒事，謝謝關心。」少女說到：「好吧，既然你不想告訴我，我就不勉強了，不過不管遇到了什麼，記住你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自己才能決定最終選擇是什麼，無論是放棄還是繼續努力，你好好想清楚吧。再見了！」少女走後，我反覆思緒她說的話，最後我重拾希望，並發誓定不會再讓自己陷入絕望了。當我再次回到比賽場地時，我不再畏縮，反而自信滿滿，昂首挺胸。比賽後，也意識到攝影是我一輩子的夢想，無論是任何阻礙，只是我通往成功路上的考驗，並不足以畏懼，只要堅持自己的信念，即便面對著威脅、挑戰、困難和痛苦，也能勇敢地跨過。

現在想起，不禁讓我熱血沸騰，彷彿全身生機滿滿，但卻還是敵不過時間的摧殘，身體早已衰老，想到自己的身體狀況，默默地哀嘆了一聲。我緩緩地抬起頭，看著在院子裡的老婆子和子孫們，那一張照片浮現在我眼前，回溯起那件刻骨銘心的事情，也是人生中的里程碑。

當天在家的路上，我心想：唉，我到了人生中的瓶頸，照片中沒有幸福感，如果突破不了，我的攝影生涯將止步於此。這幾天，我天天都思索著怎樣才能突破，每天都夜不能寐，食不知味，非常沮喪。就在我快要絕望時，我的老婆走了過來，溫柔地說：「老公，我知道你現在很迷茫，但你這樣對自己，身體會承受不住的，不如放開心態，在平凡的生活中尋覓答案，說不定能找到呢？」聽完老

婆說的話，心中的迷霧瞬間被撥開，心中彷彿有了指南針般明媚。突然間，我看到了發光的突破口，我瞬間拿起相機，往後退幾步，照著正前方，畫面中出現正在院子裡嬉戲的家人，腦子裡像是抓到了突破口，想通了一切，幸福不就是最珍愛的東西在身邊嗎？答案不就是我能和我的家人健康地生活在一起嗎？終於，雲消霧散，我和家人拍了一張平平無奇的家庭照，卻是在我照片中史無前例的幸福，每個人都掛著燦爛的笑容，圍繞著無窮的溫馨。看到照片後，我傻笑了一下。

陡然，體內的力氣彷彿正在被人抽空，看著院子裡幸福的畫面，卻無法拍下來，心想：就讓我用眼睛將這畫面永遠收藏在心中吧，年邁的我，是時候該離開了。片刻後，老婆子走了過來，彷彿已料到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眼中佈滿了淚水，一滴眼淚划過臉頰，握住我的左手，而我的右手則握著我一生的夥伴，隨後便帶著安詳的笑容離開了。

美

章綿康  
順德聯誼總會梁銑琚中學  
冠軍

《四季》

規劃旅行，想起良師饒別推薦的讀物：一本老書，叫《我活過的四季》。  
自駕郊遊，來到州際公路交點的小鎮：草木逢生，是商店林立的景氣。

某年春天，乍暖還寒之時：

「嗯，快展開一年的旅程。」作家在旅館登記入住。

東主皺起眉：「這個月要給住客的紙巾，看來沒有著落。」不能承擔高價，只因要保留經費供應暖氣，不讓住客著涼，亦鼓勵環保並以綿巾取代用途。眼見重用粗麻布擦汗的窮窘，東主把手中最後一張紙巾贈予作家。

商家笑開懷：「這個月要給老婆的家用，看來定有著落。」不能酌情減價，只因要確保貨品看似短缺，製造市場恐慌，暴利就是從不理性的炒賣中牟取。眼見重用粗麻布摸手的慘況，商家將口裡最羞辱的惡言贈予作家。

「唉，也許這是人情冷暖。」作家從廁所走向房間。

作家體驗一切，放下行李箱，拿起紙和筆，把感觸寫成詩。

某年夏天，狂風烈日之時：

「地主先生，風災摧毀農田，請饒一季的租金。」

「還未餓死，就算天崩地塌，你亦會比我長壽。」

「可是……」

話音未落，地主悠然轉身離去。年屆八十，繼承巨額財富的他，踏上華美的汽車。儘管身體罹患絕症，想起妻妾準備的豐富大餐，病痛因富足而去。可能歸期已到，他抱怨上天不公，沒有甚麼值得留戀、值得憐憫。再多金錢，都買不到忽視物慾的一往情深。

哭泣不斷，農民凝視地主離去。年剛四十，沿襲跨代貧窮的他，緊握冗長的帳單。盡管收成未有斬獲，想起兒女分享的趣事知識，苦楚因知足而去。可能命途仍遠，他感激上天恩賜，實在太多值得留戀、值得憐憫。再多金錢，也搶不走苦中作樂的天倫之樂。

作家看畢一切，安撫農民後，開啟錄音機，把訪談記下來。

某年秋天，桂子飄香之時：

第一天，工友剛打掃行道。秋葉繁盛，忙於打掃層林盡染，這是他最熱愛的工作。樹葉堆整齊的行列，他回頭看看，放下鏟子，笑了笑，然後欣然離去。

第七天，旅者剛走過行道。秋葉繁盛，忙於走過纖塵不染，這是他最享受的嗜好。指示牌羅列的規範，他回頭看看，丟下菸頭，笑了笑，然後欣然離去。

同日下午，旅館窗外山野烈火熊熊。至下禮拜，一切盡毀，已成廢墟。

作家向正在栽種新樹苗的工友招手，從東主口中聞說：被撤工友如常工作，眼前不堪，只好着手重新打算；退租旅者如常旅遊，眼前不堪，不曾舉頭深究反省。

作家得知一切，嘆一嘆口氣，拿出照相機，把灰燼拍下來。

某年冬天，天凝地閉之時：

素人迎著暴雪，急忙與居民召開大會。她發起一場以草根為本的選舉工程：收集問卷，了解居民面對財困、房屋及汙染，整合三大政見，並公開允諾從政以廉潔為綱。

她心想：「對手沒有民意，這次應是我的勝利。」

政客醒來驚慌，趕緊與金主召開大會。她發起一場以權貴作軸的選舉工程：

受盡擺佈，籠絡金主所需減稅、土地及實權，得出三大政見，並私下允諾從政以酬庸為任。她心想：「敵手沒有人脈，這次會是我的勝利。」

開票日，眼睛一眨，公所停電達十五分鐘才恢復。燈亮後，如常點票，政客最終以一票之差險獲勝。獲勝後，頒布法令，宣布停辦具百年歷史的選舉。

作家目睹一切，乘車到市府，翻閱電話簿，把號碼找一遍。

翌年春天，作家遷回大城市，結束一年隱居生活，重返雜誌總編輯的崗位。他到國家調查局交妥資料後，將訪談見聞輯錄成書，再與相熟出版社洽談，並把版稅收益的領取人，破例寫上不屬於自己的銀行帳戶。

直至暢銷全國，全國一片驚嘆，驚嘆情節如悲劇，悲劇竟是某小鎮、某居民四季上演的人生。商家賺錢不懂銅臭，地主吃米不知米貴，旅者周遊不守文明，政客當權不擇手段。唯獨作家，身上最值錢的，文字以外，或許只有最純粹的良心，甘願揭示人面的險詐。

初來乍到，拜訪農莊旁邊簡樸的書店：買了本書，叫《我活過的四季》。

驀然回首，小鎮歷經艱辛才走向繁榮：春夏秋冬，是接踵而來的浩劫。

美

翁嘉茵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亞軍

《怨·長恨》

月光、冷血、還有注滿仇恨的狼性。

楊玉怡——一名平凡的大學生，沒事就喜歡看看小說，半夜三四點她那蠟黃的臉色，厚重的鏡片壓得鼻樑都有著一道深深的印子，她終是熬不住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後來的一切亦真亦夢。

「陛下，此女子絕對是為禍水啊，萬萬不能留！」底下的大臣紛紛附議道。

楊貴妃望向皇上的目光變得朦朧，「帶下去……賜白綾！」他猶豫片刻還是絕情說出了這句話。「玉怡，你身為楊家的後代，你一定幫我報仇雪恨啊！」這聲音猶如魔咒般一遍遍重複著。

這時，一聲高亢清脆的女聲從高處傳來，霎時竟蓋過一切聲響，還在空中迴盪著，「砰」的一聲她穿過車頂，落在了馬車裡頭，連街邊的燈籠燭光都抖了幾抖。她還未晃過神來，馬車仍在行走著，她望了一眼自己的衣服，這與重生穿越小說裡頭大家閨秀的服裝如出一徹。

「你一定幫我報仇雪恨啊！」她頭腦一嗡，跳了起來：「對，肯定是貴妃派我來幫她復仇的！」「小姐，你怎麼了，有何吩咐？」在馬車旁的宮女被她這一驚一詐，嚇得連忙問到。

她拉開車簾，輕聲細語問道：「你知道李隆基在哪？」

「小姐，怎能直呼聖上的名字？更何況奴婢不知他身在所處，聽聞聖上已經被軟禁……」

她的失望立刻浮現在臉上，嘴裏喃喃自語道：「這可咋整，軟禁的地方有著重重把關……」

隨著馬車緩緩而行，她臉色突變，從馬車上無端躍起，口中莫名狂噉著，闖入了一片草叢中。

夜半時分，在甘露殿的守衛已經昏昏欲睡，月下只見那隻狼瞄準時機，收腹屈腿，在空中舒展著狼腰，畫出一道美麗的弧線，著地時不聞足音。她像一陣風蹣到李隆基跟前。深夜的他，正在埋頭寫著書法。

眼看著狼爪就要撲向李隆基的脖子，來個致命一擊，卻又猛地回身反撲。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一筆一畫地書寫著。恍惚間，腦海再現夢中的貴妃聲音：「這不就是你日思夜想要殺掉的人嗎？豈能放過。」

這時，聖上還驚魂未定，但聽到這個似曾相識聲音卻又聽不清在喃喃自語些什麼，他高聲叫道：「環兒，是你嗎？」

玉怡並沒有理會他，她望著那枚白晝般的月亮，從喉嚨裡憋出一串低嚎，聲音嘶啞，像在惡毒地詛咒，用充滿仇恨的眼睛久久地瞪著李隆基。蓄勢待發的她，掄起前爪朝玄宗的腦門扇去，尖利的狼爪在李隆基的眉際劃開一道血口子，還濺到宣紙上，聖上四足騰空，狠狠地摔在地上。

聖上還沒來得及站起來，便說道：「環兒，我知道是你，我知道你還深恨著我！」

玉怡猛地往前一蹣，爪子壓在李隆基的胸口，她那凶神惡煞的眼神瞪著李隆基，問道：「你怎麼不反抗！你的大臣不在，你不敢了嗎？」

聖上流下了懊悔卻又於事無補的淚水，慢慢劃過臉頰並說道：「是寡人的錯，在江山面前將一切罪名怪罪於你！如今你要殺我，我死有餘辜……」

玉怡聽到這番動情的話，支支吾吾地說地說道：「我不是她，一切都是你！才讓她沒了生命，活在世人的咒罵中！」

聖上望著玉怡愧疚地講道：「世間並非事事我都能掌控得到，我多麼希望我只是凡夫俗子，只可惜有著重重枷鎖，讓我和她不得不……」

那一句話讓她本來繃緊的身軀變得軟綿，像吹足了氣的氣球被一枝尖針扎了一樣癢了下去，像秋天的樹葉被一陣強風刮過一樣飄落地面，那一番話像是軟化了她的牙，她的爪子。

她看著聖上那淚滾滾落下，心裡也擰成一捆，隨之而來那股聲音：「寬恕他吧！事到如今，他已經得到應當的懲罰，更何況他並無負我，我殺了他又如何，早已於事無補。」

此刻，雲霧化淡一夜月色，化淡了玉怡的橫眉怒目，更化淡了日夜懷揣的復仇大計。

玉怡的淚水伴隨著那跌蕩的夢緩緩流下，她猛然抬起頭，眼鏡隨著鼻樑鬆落下來，望了一下那推移的時鐘，拭乾那遠情深恨……

美

爾郡耀  
屯門天主教中學  
季軍

《知足常樂》

「很久以前，有一個虔誠的僧人。他一心想爬上聖山，見到傳說中的佛祖，請教生命的意義。他從山腳開始，每三步磕一個頭。從白天到黑夜，不喝水也不睡覺。五天過去了，他饑渴交加，眼睛裡充滿血絲，乾巴巴的風打在他臉上。他卻只爬到了山腰。他深知自己沒可能到達山頂，他停下了，他靠在一塊石頭上看著遠方。他看到這輩子看到過最亮的月光，好像風也不再粗魯地拍打他，輕輕地吹過他身旁。他閉上眼睛細細感受。休息後又繼續向上爬，他最終沒有到達終點，死在了路上。他微笑著閉上了疲憊的眼睛。」

「他不是沒有到達山頂嗎，有什麼好笑的。」

「他沒有到達山頂，但他得到他要的答案了。」

「他爬到了半山腰，有的人會覺得他只爬到了半山腰。而有的人會覺得他至少爬到了半山腰，至少還看到那片皎潔的月亮。」

宇軒站在人滿為患的車廂。回想著爺爺給他講的故事，生命有什麼意義？誰知道啊。起床、吃飯、上班、吃飯、上班、吃飯、睡覺、起床……

親戚們總是對母親說：「呀，看這孩子，從小就聰明。現在啊，一身西裝。城市裡的孩子就是不一樣。坐在電腦前噠噠噠，一個月就倆三萬，多好的工作啊。」

爺爺聽到總是笑開了花。別人看起來的光鮮亮麗，背後藏著看不見的枯燥。

宇軒是一個大公司的文員，確切來說是「行政部主管助理」。說好聽點就是要整理文檔啊，複印文件啊，接聽電話等等繁瑣的工作。其實就是些雜務的。複印文件送到不同部門。與別的公司溝通安排會議時間。寫會議章程，就是把資料複製上簡報。

走到自己的座位，坐在辦公椅上，打開電腦。開始今天的工作。

噠噠噠噠噠……

「小軒…你長大了。瞧瞧這一身西裝，真帥氣。我寶貝孫子長大咯。」

「爺爺…」看著久違的身影，仿佛回到了童年。

「爺爺在天上看著你，為你開心啊。」

「怎麼啦，怎麼悶悶不樂的，小時候你最愛笑了。」

「爺爺，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啊，明天上班吃飯回家三點一線。有什麼意義，一輩子就這樣過去了，有意思嗎？」

「傻孩子，張開你的眼睛。看看你的周圍，到處都是美麗的事物。還記得爺爺給你講的那個僧人的故事嗎？要發覺身邊的美好。」

「陳宇軒！」

「是！」

「我出薪給你不是讓你在這裡睡覺的！一會開會要的年度結算表呢！」

下班回家，晚上六點半，走在傍晚的路上。一切都很靜，偶爾才有一輛車駛過。宇軒開始思考爺爺說的話：「看看…你的…周圍」

他抬頭看周圍，斜陽掛著遠方的天上，正準備結束一天的工作，沉下天際線。一層層的雲紅的像被火燒著。路上沒有一輛車或者一個行人。風的樂章輕輕響起，小草擺著頭隨著樂章翩翩起舞。偶爾這樣吹著風，看著夕陽，也不錯嘛。

「我站在路邊 享受片刻的寧靜  
遠處夕陽緩緩落下 小草與風合奏著  
但終究沒人能逃脫現實的追捕  
因為我們早被現實的枷鎖束縛  
不礙被困住的人畫地為牢  
不妨在邊緣的人作繭自縛  
長路漫漫何其多 烈酒灼喉愁更愁」

是我作繭自縛畫地為牢？或許吧，他這麼想著。總覺得這份工作繁瑣無趣，選它只是因為薪金高。但越埋怨就越令人煩悶，慢慢每天就只沉沒在負面情緒。但看看周圍，還有夕陽，還有風，世界一切安好，擁有片刻的寧靜也是一種美好。

醒來，發現自己睡在一張小床上，不對，自己也變小了。環視房間一周，熟悉的回憶湧上腦海。這是童年時期的家。離開床上看著房間鏡子裡的自己，驚訝的看見自己年幼時的模樣。還沒來得及反應，一道聲音打斷了思緒：宇軒！快起床啦。

年輕的母親走進房間。

「啊，寶貝，今天這麼早就醒啦。去洗漱吧，媽媽快做好早餐咯。」

宇軒疑惑地思考著發生了什麼。適應著縮小的身體，走到客廳。一個人坐在沙發上正在看報紙，

似乎是聽到聲響，報紙緩緩落下。報紙下儼然是已故爺爺的臉。腦海如同麻花一般扭在了一起，爺爺看著他不解的小臉似乎沒有什麼驚訝。臉上掛著意味深長的微笑，把報紙放好又繼續看……

美

王若儀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優異

《雲蔚之上的少年》

「恭喜你啊，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飛行員夢想！」

風扇「吱呀」地轉著，我拭了拭額邊的汗，模具在手中漸漸雕刻成型。

「呼——一起飛咯！」陽陽抓著飛機模型，在店裡撒歡兒跑了起來，莫姨在一旁溫柔注視著。

「哥哥好厲害，這飛機太帥啦！」小小的臉上滿是歡欣雀躍。

「你喜歡就好。」我笑了笑走上前，摸了摸他的頭。

「哥哥——啊！」軟糯的聲音戛然而止，繼而變成了驚恐的尖叫聲。稚嫩面龐上堆滿了驚惶，眼睛圓碌碌瞪著，透著恐懼。陽陽不斷地向後退，躲在了莫姨的身後。措不及防的嫌惡眼神與後退的腳步如同一把冰刃刺穿了我的心臟，讓我再次感到置身泥沼之中。

「救命！救命啊——」

呼救聲似海浪般一陣陣地傳來。我眼見一名瘦弱女子發足狂奔，似被野獸追趕的獵物，驚惶逃散。她身後緊跟著一名頭髮雜亂的男子，男子手持玻璃瓶追趕著女子，神情陰鷙地叫囂著：「賤女人，我今天非得讓你尝尝這硫酸的滋味！」

「硫酸！」

我心中咯噔一下，警鈴大響。眼見四周眾人紛紛作鳥獸驚散狀逃開，女子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男子越追越快，在這九鼎一絲之際，我顧不上多想，咬牙衝了上前。

我迅速撲過身，拼死抓住男子，與其扭作一團。未曾想男子的力氣大得驚人，且有著異於常人的狠戾。我在這次搏鬥中漸佔下風，越來越多的拳腳如雨點般密密麻麻落在我的身上，令我堪堪遭受不住。拳頭不斷地往我的頭、臉上招呼，我的腦子似有一團漿糊，面上火辣辣的疼。恍惚間，我轟然倒地。

「去死吧！」男子癡狂地喊叫之後，硫酸揮落了下來。

「啊啊啊啊！」

錐心刺骨的痛鋪天蓋地地席捲而來，掠挾走我所有的感官，只剩下無窮無盡的劇痛，任由烈火在我臉上灼燒。無數赤面鬼魅將我拽下了地獄之中，雄雄冥火裹挾著我，熔岩傾灌而來，我無力自救，只聽見自己的聲聲哀嚎迴蕩。

「可以拆線了。」隨著紗布圈圈纏落，可怖疤痕顯現於左臉之上，發著黑紫的皮膚、扭曲的皮肉。

「這不是我！」我雙手無法控制地劇烈顫抖著，內心的悲哀與苦痛似潮水般將我淹沒。鏡中的自己猶如所羅門的惡鬼，猙獰的傷疤張著血噴大口，吞噬著我的面容。

那張紅色錄取通知書再次浮現與眼前，一瓶硫酸將其悉數化為了灰燼。陽光下，夢想如小美人魚般化為泡沫，消散於人世間。夢想，終究成了南柯一夢。那段日子裡，時光一點點地死去，又一點點地復活。往復之間，是一片荒蕪與死寂。

「對不起，是哥哥嚇到你了。」我手慢腳亂地找到口罩，將其戴上。望著縮在莫姨身後的小腦袋，我自嘲地笑了笑。「是啊，我不是早就該習慣了這樣的眼神嗎？」

「陽陽，哥哥臉上的疤是勇敢的人才會有的，並不可怕。」莫姨將身後的陽陽拉了出來，正色對陽陽說道。

「勇敢的人？」陽陽不解地望著莫姨。

「是的，哥哥是個勇敢的人，保護了一個姐姐……就像你喜歡的超人一樣，保護著別人，哥哥的臉上就是頒發給勇敢的人的勳章呀。」莫姨摸了摸陽陽的頭，溫柔的嗓音中帶著堅定。

「嗯，媽媽……我好像明白了，哥哥不是壞人，是保護別人的飛機超人，對嗎？」陽陽仍舊有些怯怯地打量著我，凝望片刻，小步小步向我走來。

小小的手指輕撫上我的傷疤：「疼嗎？」

「不疼……」那一刻，我的聲音竟有些哽咽。

「給你一顆糖果，吃了就要開開心心的喔！」甜絲絲的滋味入口，心中似有什麼在慢慢癒合，我再次擁有了力量。

「那天……」莫姨來到了我的面前，望著我的面容，泣不成聲：「對…對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不是的，這不是你的錯，即使重來千遍，我依舊會這麼做，我希望你能好好地生活下去」話出口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早已坦然。

明晃晃的太陽仍懸掛於青空之上，將光影灑滿大地。空中又有飛機劃過，沒入雲蔚之中。

陳潔怡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優異

《不夠幽默》

這是一場名為「尋找幽默」的人生宴會，一場舊同學的聚會。所有來賓的目的只有一個——成為這次宴會上最幽默的人。十年不見，他們搖晃著紅酒杯，一言不發地打量身邊的人，並不打算相認，卻盤算著如何脫穎而出。

大門被悄悄打開，溜進了一個女生。她蹣手蹣腳地準備隱匿於會場一邊，殊不知早已被無聲的硝煙盯上。

畢看著光鮮亮麗的舊同學們穿金戴銀，心虛地低頭，輕撫著脖子上高仿的黃金項鍊，又趕忙整理衣袖遮住手臂上的傷疤。他率先打破了詭異的沉默，走到衣著簡樸的女生面前，居高臨下地看著她說：「你怎麼穿得這麼窮酸。不知道的還以為你是逃難到這裡來。」他特意幽女生一默，來賓們都不屑地笑了起來。女生默默地走開，並沒有與畢正面衝突。

九妒忌地看著出了風頭的畢，無意間發現畢頭上現出了一抹格格不入的顏色，便知他戴了假髮，走上前一把扯下。一個光禿禿的頭頂圍著一圈黑毛暴露在大家的視線裡。九提高音量，囂張地笑著說：「別人只是窮酸罷了。好過有些人的頭像一個放在鳥巢裡的蛋。」

畢惱羞成怒，指著九脖子上的胎記說：「那你這個是甚麼？被人拍扁的蒼蠅？」九忍不住打了畢一拳，二人隨即扭作一團，拳腳相向。

周圍的人並不打算幫忙勸架，全在一旁看好戲。甚至有人拿起麥克風作現場旁白，這個人就是邱。「九擰著畢的耳朵，短短的小腿踹向畢。」邱口沫橫飛地說著。「畢肥膩的身軀壓在黑黑的九身上，這一招就叫紅燒三層肉。」其他人都哈哈大笑。邱是笑得最兇的那個，渾然忘記自己矮小、肥胖、皮膚黝黑。

正打得難分難捨的兩人聽到他這樣說後都不約而同地停手，急急整理自己的衣服，惡狠狠地睨著邱。邱沾沾自喜，自信地認為那道屬於最幽默者的燈光一定會照在他身上。

墨見邱搶了風頭，看準時機便伸出腳把路過的服務生絆倒。托盤和高腳酒杯散落一地，服務生趴在地上，痛得站不起來，卻沒有人對他伸出援手。墨走到服務生的面前，踩著他的手。服務生奮力掙扎卻無濟於事，墨向大家說：「你們快看，他像不像在泥土裡蠕動的蚯蚓！」所有人都在刺耳地笑著。邱為了討好身為他上司的墨，撕下一小角麵包，佯裝要餵給服務生吃，引發墨和其他人更響亮的笑聲。女生衝過去把服務生扶起來，打發他到場外避開這些人。墨並沒有上前制止，因他瞥見母親在宴會廳大門旁邊，墨急急地走過去拉走她，並不想別人知道她的母親是這裡的清潔工。

因著強出頭的緣故，許多人的目光都放在女生的身上。女生退到牆角，可眾人的目光依然沒有放過她，議論紛紛。

「這是把自己當作拯救世人的英雄嗎？真可笑。」

「她以為參加宴會就可以醜小鴨變天鵝嗎？這也改變不了她是貧困生的事實。」

「有這樣的同窗真令我慚愧。沒有特長，成績又差，周圍的人都排擠她。現在又沒有一份得體的工作。」

責難此起彼伏，一時之間女生已被人們抨擊得體無完膚。女生掃視著眾人，他們的面容不再是端正的五官，早已扭曲成一團油膩的肉醬，面容相似而陌生。

她不是聽不見這些挖苦，可她從容不迫地為自己解圍，就像沒聽過一樣：「大家莫不是被我這身綠色的裙子吸引了？像不像沙拉盤上的菜葉？宴會最右邊的長桌上有提供，希望大家今晚可以大快朵頤。」

大家順著她的話在她的裙子和長桌之間來回掃視，越看越覺得相似。這一次，縱使大家再不喜歡她，也被逗笑了，沒有尷尬，沒有難堪，沒有憤怒，沒有刁難。小女孩手腕上佩戴，可以測心跳的手表，心跳數字一直沒有波動。

突然，一束加冕的燈光在女生面前亮著，引領她走上去舞台。這條路沒有詆毀、沒有嘲諷、沒有輕視、沒有責難。女生悠然地走著，伴著鮮花簇擁。

美

黃汝琦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優異

《正義使命》

於你而言，應如何判斷一個人的好壞？或許只要自命懲惡揚善，伸張正義必是好人；欺善怕惡，偷拐搶騙必是壞人。人似乎與生俱來便背負著使命，它驅使我們行善，要我們放下自身與他人的利益，只須捍衛正義。

「緊急新聞報道，一位疑犯持刀進入花田幼稚園，十六名學生被挾持，幸好沒人受傷，現時疑犯已被拘捕。」現場仍是人群湧湧，多半是學生與其家長，眼看子女受驚，自己卻無能為力，哭泣聲、謾罵聲充斥現場。「這些人就應該關進精神病院，不要禍害人間。」「就是因為這些人，社會才沒有辦法得到安寧。」家長抱緊子女，投訴學校監管不當。而身為前線記者的一心，向撰文組同事匯報細節後，便收拾拍攝器材，離開人群。她腦海中不斷浮起剛才疑犯的笑容，像宣揚其勝利，令人感到不寒而慄。但更令她不解的是疑犯雖困住學生，卻沒有傷害他們，被拘捕時又沒有掙扎。她沒有多作糾結，回到報社繼續她的工作。

「變態虐兒犯傷害小童未遂」隨著報道的發表，案件備受關注，更多關於疑犯的資料在網絡上迅速蔓延，其家人也無可倖免。張允行，二十歲，患有思覺失調和抑鬱症，中學曾受欺凌，十六歲退學。他被「起底」後，沒人同情他的身世，評論仍是一面倒責罵他，認為他應被判處終身監禁，甚至怪責他的父母不懂教子，才造成今天的局面。隨著報章點閱率上升，一心開始根據大眾意向，訛稱更多細節，只為提升報道點擊。一心沒有懷疑過自己的做法，她只是利用她的職能幫忙懲治壞人，起碼她的做法從沒被反對。

允行到了審訊室，他的辯護律師沒有詢問他的犯案動機和細節，只是冷靜地分析他現時的處境，並且口中掛着為他爭取最大權益的各種建議，以顯示他的專業，好收律師費。允行沒有理會，也沒有回答，恍惚活在另一個世界中。他的律師看了他一眼，面不改容地繼續要求允行配合他。「我的同學以前也是用刀和我玩耍呀，也是十六個人和我一個玩耍呀……」允行眼中時而帶著仇恨，時而茫然失焦，偶爾冷笑一聲，像準備好坦然地接受命運的制裁。

在面對善惡時，人們只按心意而行，盡管背後有多少個故事，都沒有探討的價值。只要背負起一份公義使命，以粗言穢語，甚至人身攻擊他們眼中的惡人與其家人也無不可，因為他們不需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並且認為自己有權成為判決者。雖然世界需要公義，但單憑自己對事件一知半解而對他人妄加評論，正義魔人的盡頭又何嘗不是所謂的壞人？

善惡好壞，真由我們說了算麼？世界只有黑白嗎？太極圖中陽中有陰，陰中帶陽是什麼意思？允行低頭不語，一心侃侃而談，在同一個世界，繼續他們不同的人生。

美

劉昕儒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優異

《靈性》

我出生於雲南一個偏遠的鄉村，經歷了人生第一場風暴。相依為伴的舅舅不知為何被人亂棍打死。我對他最後的印象只剩下奄奄一息被吊在村口的畫面。我嚎著叫：「那是我舅…」話還未說完，就被舅媽拖走了。走到家旁的小路，她對我說：「我們要走了！你自己一個在這，也不要說見過我們，自己保重。」說罷隨手塞給我兩個地瓜便走了。那天，是我最後一次擁有家人。不久饑荒便到了，到田裡摘野菜，烤地瓜的畫面不能再看見。各家各戶，門窗緊掩。那時一起玩，一起偷菜，扔石子的玩伴都沒有再出門玩了。要不躲在家中守着糧，要不跟著兄弟姊妹找吃的。我也想跟著。

「你跟著來幹什麼，快滾開。」

「我也想找點吃的。」

「吃吃吃，你這沒爹沒娘的，誰不想吃？你這種孤寡人家，餓死了也就餓死了。死前還想和別人搶吃的，臭不要臉。」

「你在說些什麼！」說罷便出手推他。剛想出手，便被他的哥哥反推倒在地上。他們看我沒力反抗，便對我拳打腳踢。打得我直不起腰。我真以為我要死在這兒了。閉上眼，那雙眼睛便出現了。在想像中，母親是一個靈動的美人。一雙眼睛充滿靈性。雙手有著力量，希望的力量。她會對我說：「我的責任和使命便是保護你。所以，你不要放棄生命，要活下去，我一直都在。」我死撐著的起了身，連爬帶跑地逃開。我要活下去。如岸上的魚，窒息著也要拼命呼吸。又如沒有翅膀的鳥，不能飛也要學著活下去。

那是一個冰寒的冬夜。雲南的鄉村行寒意滲入骨子。河、土都被寒意冰封得沒有生氣。我最怕入夜，躲在水泥屋裡，身體發抖著。實在餓得不行了，便彎著身子，到鄰居家上討些吃的。

「是你？快滾開！我可沒吃的。」

「求求你！我快餓死了！」

「要死死遠點。不要死在我家門。真晦氣。」

「求你給我一點什麼吃的。」我重複。

「走開！走開！沒教養的！」說罷便拿起掃帚向我揮，我身上捱了幾下，心裡滿是委屈。

我回到那家不成家的地方，心裡想到，人就是黑暗自私的。醜惡的人性終究才是人的生存之道。

回想起舅舅的死相，乞皮賴臉的我，如今可笑落魄的我。都說人有靈性，但當人有難時，難免失了惻隱之心，在別人的傷口上加多幾筆。「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人性之惡，亦非落難之時了。靈性，善，不過是美好的想像。

天亮了。一個四十多歲的阿姨用著滿佈老繭的手婆娑著屈曲在家門前的我。又將手一下一下撫摸著我身上的傷疤。閉上眼，仍能感到她對我的疼惜。我睜開了眼，定睛一看，阿姨臉上滿是皺紋，因為寒冷，臉上紅通通的一片。可以看出她的家境並不怎樣。唯獨是一雙眼睛，帶著希望的閃亮，那般耀眼動人。她手微顫著，把那只有一指粗的地瓜塞在我手。看起來瘦弱的她，卻用了巨大的力量。或許是因為地瓜沉甸甸的，又帶著愛的沉重，她的動作重而有力。「孩子，無論多苦，活下去。努力的活下去，總歸是能看到希望的。」又把我擁入懷中，試圖給我一點溫暖。「孩子。孩子。你…你也是我的希望。」聽著輕柔的呢喃，又聞著地瓜厚醇的泥土味和那若隱若現希望的清甜。我看著她，狼吞虎嚥起來。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人的靈性。甜的，暖的，在舌尖，在心頭。

人生一方面見盡人性的黑暗與殘忍，一方面又看到人性中寶貴的靈性。艱難的歲月當中，令我洞察到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宇宙萬物中，人的定位應是帶著萬物之靈愛著萬物，行善與萬物。說一個人是有靈性的，一段文字是有靈性的，其實不過是帶著希望，感染著希望。人若沒有了靈性，也就實踐不到其價值和目標，體現不了生命的美好和難得。

佛家詮釋道：「不念舊惡，不憎惡人，不說他過。慧根與善根，即是靈性。」

美

傅嘉韻  
裘錦秋中學（元朗）  
優異

《音符，即將遠航》

他頂著一頭亂糟糟的頭髮，視線一直黏在眼前人的腳後跟上，步伐時慢時快毫無節奏感，肩上背包的掛飾也跟著一甩一甩的，像極了遇上海難的船隻。他像是在跟自己朋友出街遊玩，可是他們的之間的距離。

他像往常一樣，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亂逛了幾圈，最終停在一家樂器店前。他攥了攥拳頭，輕輕地踢了下腳邊的小石子，幾度欲離開，但也還是認命似的，推開了那道對他來說熟悉無比的玻璃門。在放在前台上的冊子裡寫上了名字後，他直徑走向店鋪最裡面的音樂室。「小羽，今天又來練習嗎？」聽到店主的問候，他轉過身點了點頭，又繼續往裡面走了。「這小子還是一如既往的冷淡啊……」盡管店長的咕噥毫無惡意，但單羽還是對此而感到煩躁。

單羽進到音樂室就立刻關上門。他很享受這個隔絕外界一切雜音的小空間。單羽走到一架鋼琴前，翻開蓋板，暖黃的燈光代替蓋板慢慢地抱住了琴鍵。暖黃模糊了銳利的黑與白，帶來了視覺上的和諧。他伸出手隨意彈了幾個音，指尖上的冰涼，清脆的音符，無一不令他身心愉悅。單羽拿出背包裡的看起來皺皺的樂譜，放到譜架上，便彈起了他最近一直在練習的參賽曲子。悠緩的音律，在琴鍵上躍動的雙手，可謂是一場近乎完美的演奏，可他卻把曲譜拿起來，扔在了地上。紙張在空中撲騰了幾下，落在打了蠟的地板上。

「結果還是這樣嗎？」單羽把頭埋在雙臂間說道，煩躁地用手抓了抓自己的頭髮。他彈完一曲，便像是斷了線的人偶一樣，癱坐在鋼琴旁的沙發上。他眯著眼，看著天花板上依然暖黃的燈光，他開始回想起自己小時候剛開始學鋼琴那會兒。他小時候本著試試的態度去了父母給他報的鋼琴班，他那時根本沒想到自己會堅持到現在。後來，他發現彈琴還挺有趣的，他在彈琴方面也確實有些天賦。再到後來，他也因在幾次鋼琴比賽中得到幾個大大小小的獎，而使單羽年少就被周遭的親戚和朋友稱為「鋼琴天才」，當然他還是挺喜歡這個稱號的，父母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他的身上，給他請了不少私教以磨練他的琴技。

但好景止於近年，他參加了或大或小的比賽，但無一拿到令他滿意的獎項。「我的天賦 Buff 是不是到此為止了？」單羽自嘲道，好像，他「鋼琴天才」的稱號已經黯淡無光了……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這樣不就辜負了父母予我的期望了嗎？」他又想起自家父親那句「羽仔，你將來啊，一定會成為一位大鋼琴家，到時我和你的老母親就靠你養活了……」像這樣的話，還有種種，不過他是沒心情一句一句回想了。說壓力不大，是假的，畢竟他是家中獨子。想過就這樣算了吧，但是他又不捨得放棄彈了那麼多年的鋼琴，更何況，鋼琴也是他為數不多的愛好之一。

「我究竟該怎麼才好呢？」雖然他為其所感到煩惱，但實話說，要談到放棄，他心裡還是會咯噔一下。單羽再次變成大街上一隻遊蕩的幽靈，他恍惚間想起了一個人——「你們要好好地發掘自己的愛好興趣並守護它們，但比這更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的初心，無論你們在何處做何事，千萬不要忘了自己的熱情和喜愛……」這是單羽小學時班主任老黃的口頭禪兼座右銘。當然這句話並不是只對單羽

說的，他也不知道直到現在還有多少當時的同班同學會記得這句話。他當時聽的是雲裡霧裡的，只覺得老黃像個神棍，現在，他只覺得自己小時候經歷的太少。

「初心、熱情、喜愛。」單羽咕囔道，是啊，他怎麼能忘了它們呢？是什麼讓他開始彈鋼琴的呢？又是什麼支撐他堅持下去呢？單羽突然奔跑起來，輕快的腳步彰顯著主人的好心情，斑斑點點的陽光穿過枝葉間，掠過他泛著微笑的臉龐，他的身影消失在陽光普照，花瓣飛舞的街角。

想看日出必須守到拂曉，時間從來都不會阻擋我們邁向夢想的腳步，死死抓住心中的那份固執的堅持，才能使我們在追尋的過程中日益強大，以至於變成一艘破浪而行的艦艇。

美

傅嘉琳  
裘錦秋中學（元朗）  
優異

《瓶頸》

將至午夜的零二街道上，行人寥寥，與喧鬧的白日不同，到了夜晚，這裡的所有聲音都會被放大，高跟鞋清脆的聲音、遠處汽車鳴笛聲和店鋪拖閘聲更為清楚。男人對於這些聲音，這條街道再為熟悉不過。他快步走著，突然轉進拐角的路口。醒目的霓虹燈和獨特的名字是這間酒吧的標誌。

男人推開酒吧的門，坐在老位置，酒保似乎也習以為常，調製片刻後便遞上了他常點的那杯酒。

「阿生，今日又一個人偷跑出來飲悶酒啊？你家裡的小老虎不會生你氣嗎？」

「這世上哪有溫順的老虎啊？」男人發呆凝視著酒杯中跳躍的彩燈的奇光異色。酒保見狀，不再打趣，轉身離開。吧內放著他聽不懂的外文歌曲，昏暗的環境像是加快了男人體內的酒精發酵，眼前的景象像是被一陣霧氣籠罩，睏意也像一張熨過的被子輕輕將整個人包裹住。他一股腦兒將剩下的最後一口酒全數送入胃內，便起身離開酒吧。門後的音樂聲在大門闔上的那一刻被藏進夜裡。

深夜兩點的街道上，除了隨意停放在路邊的幾架車輛，還有醉倒在店鋪前的醉漢。男人邊走便從衣兜摸出了皺皮的菸盒，從裡面取出一根本就為數不多的菸。被香煙熏黃的手夾著根煙，他任由燃燒的煙草味充斥著口腔，感受著裡面的溫熱，煙氣縈繞在舌尖後隨著呼出的一口氣飄向空中消失。

「老公，我已經講過不要再抽煙了，對你和囡囡身體不好！不如戒了吧！」女人邊責備他，邊收拾著書桌面。男人的旁邊放著的白色杯子裡面的咖啡漬已經乾透，似乎已經放了有些時日。看著混亂的桌面上鋪滿了寫滿密密麻麻小字的紙張，皆被劃上了一個大交叉，女人知道，這是每一個作家都會遇到的難題。看著疲憊憂鬱和雙眼佈滿血絲的男人，她把雙手搭在男人的肩膀上，安慰著，他把臉貼在女人稍粗糙的雙手上，感受著絲絲涼意。突然間似乎被女人的話語刺激到，平日對家人溫柔體貼的他，一改態度，交代晚飯不用等他後便帶一件外套出了門，家人也並不知道他的行蹤。

「不如放棄寫作吧，我一個人在外做侍應，一日賺不了多少錢，你就當為我們的囡囡著想好嗎？」腦海裡不斷迴響著妻子的這番話，也許真是太在乎寫作，以至於無法顧及妻子與女兒。男人不禁唾罵這個自私的自己。大概一根煙的時間，遠方高樓亮著的稀疏的燈你呼我應般相繼滅下，這才發覺自己遊蕩在外已久。

「你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好作家。」在點起第二支煙的同時，男人想起了在讀大學期間，一位中文系教授對他的高度評價，直到現在，這句話一直是他心中的支柱。但事實總是殘酷的，千篇一律的文章、瓶頸期的漫長和不同的壓力令他就像一團銜著水的雲，隨時都會爆發。

其實，要決定一件事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妻子與教授的話對立著，纏繞著思緒。

作為人夫，養家糊口是必要的。

作為自己，夢想是否應該直追？

抱著頭幾近崩潰的男人抬頭，見東方初露魚肚白，染白了地平線。那一刻，是全世界最安靜的時候。

男人經過了一個晚上的思考，最後回到家中向妻女道歉，請求妻子原諒自私的自己選擇繼續追逐夢想。

「我們生活中任何事物都值得去著墨書寫。作文就像策劃一齣戲，當中的主角可以是微不足道的塵埃，也可以是人人歌頌的傳奇，你是編劇，應該由你來決定。」

「請問老師你是否會遇到瓶頸期？」

「當然，那一段日子真是煎熬！」

「那麼老師你是否對成為作家這一個職業有過後悔或是退縮？」

「有。不過我的妻子和女兒都十分支持，還有我生命中對我影響頗深的老師們。我很感謝他們。如果我真的放棄了，未來也許會有所改變。所以，當我每次想起這件事，我都會鬆一口氣。」

多年後的男人成為了著名的文學作家，應邀參加專訪。他暗自感歎自己選擇了正確的道路。台下攝影機閃爍著的閃光燈，就像那日凝聚的陽光，刺眼卻閃耀著。

美

文穎琛  
屯門天主教中學  
入圍

《誠實的可貴》

在寒風刺骨的冬天，我們到大埔為舅舅慶祝生日。

媽媽給我和弟弟一千元購買蛋糕。我們便到蛋糕店，但我們卻遍尋不著合適的蛋糕。弟弟靈機一觸說：「我們去大埔超級城吧！那裏有林林總總的商舖呢！」我不假思索地說：「好！」弟弟帶著請求的眼神看著我說：「不過，先去一趟便利店好嗎？我有點渴。」心軟的我便說：「好吧！」挑好了飲料，正打算付款之際，才驚覺錢包不見了！我心急如焚地在像黑洞的袋子裡摸索着錢包，「糟了，錢包呢？裡面還有一千元！」弟弟也驚慌起來，回想到過的地方卻一頭霧水。我們只好沿著走過的路，仔細尋找錢包。

疲累的我們找了大半天也未能找回錢包，弟弟便提議：「我們跟媽媽說我們遇到了一群乞丐，我們不甘心看見他們飢寒交迫，便把一千元給他們吧！」「這根本不合理呢！」我的眼框充滿淚水，口唇顫抖著說：「我們還是說實話吧！謊話始終有天會被揭穿的。」弟弟卻不服氣，他認為把謊話說得像實話一樣，就能瞞天過海。我認為他不可理喻，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便拉著弟弟，像火箭般衝向舅舅家向媽媽說實話。

一進門，舅舅立馬從沙發上跳起迎接我們，媽媽也從廚房出來，看到他們歡愉的神情，我更自責了。媽媽見我兩手空空便問：「蛋糕和禮物呢？」我不敢看媽媽，低頭說：「對……對不起，我……我。」膽怯的我始終不敢說出來，便斜眼看著弟弟。弟弟卻以為叫他說「實話」，便理直氣壯地說了。我閉緊雙眼，不敢看下去。我認為媽媽會知道這是謊言，然後痛罵弟弟。「哦！」媽媽把我嚇壞了，甚麼？媽媽不像是這般愚蠢的呀？

最後，我們在沒有蛋糕的情況下，給舅舅舉辦了一個樸素的生日會。

雖然瞞過了媽媽，但我卻悶悶不樂，好像有東西壓在心頭。

翌日，放學回家途中，我拿出八達通買東西時，不小心掉了收據，連忙把它撿起，卻發現一張五百元藏在地板的罅隙，我使盡力氣把它拿上來。我心想：如果我拿給媽媽，她可能會原諒我。但這不是我的，我不可據為己有。經過內心的掙扎後，我決定拿它回家。突然晴天霹靂，下起大雨來。我加快腳步跑回家，但始終敵不過傾盆大雨，唯有找地方暫避。我看到有個簷蓬，便跑去避雨。雨越下越大，避雨的人亦越來越多，使我喘不過氣來。我只好進內避雨。一推門，便看到門上的警徽「這……這不是警署嗎！」我瞪大眼睛，手不斷在震抖，嚇得驚惶失措。我緊張地站著，等待著停雨然後快點離開。突然門被推開，一個小孩拿著十元，來到警署。他跟警察說：「這十元是我撿到的。」警察摸著他的頭說：「做得好！真乖。」看著這情景，我覺得自己好壞，為了媽媽原諒我，便把五百元拿回家。我決心交出它，不再做違背良心的事。我滿面通紅，走上前跟警察說：「這……這五百元是在便利店門口的地板罅隙撿到的。」警察說：「好，謝謝你。」交出五百元後，我感到身心舒暢，蹦蹦跳跳地走回家。雖然我不能帶它回家，讓媽媽原諒我，但這不屬於我的。

最後，我選擇鼓起勇氣，向媽媽說實話：「媽媽對不起。其實那一千元是我不小心掉了，你原諒我吧！」抽搐著，抽搐着，臉上的淚珠不停掉下。媽媽不感到十分驚訝，原來媽媽一直想著弟弟說的話，她便知道弟弟說謊了，媽媽說：「媽媽知道你只是不小心，人人也會犯錯，沒有人是完美的。最後你承認了你的錯誤，沒有像弟弟一樣說謊，已是美德。乖，不要再哭了，只要你下次不再掉就好。」媽媽溫柔地撫摸著我的頭，替我抹乾眼淚。我疑惑地問媽媽：「你為什麼在當天沒有發現弟弟說謊？」媽媽不好意思地說：「因為當天太高興了，沒有留心聽弟弟說的話其實不合理。」接著，媽媽像野獸咆哮著，呼喚著弟弟的名字。猛獸發出恐怖的聲音，弟弟則像弱小動物，發出悲哀的聲音。弟弟，希望你經過這次教訓後，能體會正直誠實的可貴吧！

美

周子祺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入圍

《無分彼此》

黑暗中，一個人影在學校鐵閘內快速地竄過，靠近地下掠過一道綠光，路過的子文被眼前的「鬼影」嚇得一顆心猛速地懸起，一個箭步飛回家。

翌日，子文就像舊時的「講故佬」一樣，坐在課室的中央，翹著二郎腿，手舞足蹈地分享他的「撞鬼」故事：「昨晚我練習游泳，十點半才差不多到家，經過學校時，看到裡面有一個很高大的人影很快地飄過！腳下還浮著閃現的綠光……」

於是子文、芯怡、成哲和尚欣四人約好在晚上一起去「捉鬼」。天色已暗，在體育室外的暗角處，他們縮成一團埋伏在牆後，探頭探腦地往外瞄，「綠光珠！」芯怡壓著聲音說。一個黑影冒出，成哲衝上前捉住它的手，怎料反被它一把捉住手腕！一束刺眼的白光直射向成哲的臉，「還不讓我捉到你這小鬼！」一把雄厚而粗壯的聲線。警衛大叔？

在電筒的照明下才能看清綠珠子的真面目，竟然是若干隻花貓，仔細一看，一共四隻，其中一隻黑色的和啡色花紋的小貓看起來病懨懨的，一蹶不振的樣子惹人心疼，另外兩隻是橘色的和橘色花紋的白貓，牠們垂著頭，不時走向生病的兩隻小貓，像是在為牠們病倒的同伴感到哀傷。

子文回過神來，馬上為成哲解圍：「警衛大叔您先放了他吧，這是誤會一場啊！」警衛大叔猶豫地鬆開了手，他們五人坐在旁邊的台階，「說吧，這麼晚在這裡幹甚麼？」警衛大叔的長相和「友善」、「慈祥」這些形容詞可以說是完全沾不上邊，強大的氣場瞬間令他們直冒冷汗。

「哈！你這小子！你以為我想每晚出來吹風啊？前些日子，這些流浪貓不知怎的就進了來，也不好趕出好，我就把牠們先安置在這，定時餵餵牠們，牠們這幾隻小東西剛來的時候滿身傷痕的，沾滿了泥巴，身上還纏著些樹葉樹枝，一心想著牠們受了那麼多苦，來到這裡總算是有個可以安頓下來的棲身之所，豈能想到最近竟然發現有人偷偷餵牠們吃紙碎，還有橡皮膠屑！肯定是有哪個貪玩的學生幹的好事！」警衛大叔越講越氣憤，七竅都在噴煙。

「喵—」那隻橘色花紋的白貓像是在撒嬌一樣趴在警衛大叔的大腿上，仔細看的話能看到四肢和腹部上還有些未痊癒的傷痕。看著自己眼下的小花貓，警衛大叔臉上出現了慈祥的笑容，溺愛地看著眼前這隻小毛孩。

「叔叔，我們也要出一份力！我們今晚在這裡陪你，一起把兇手捉住吧！」尚欣握著拳頭說。他們五人埋伏在牆後，「喂喂！有動靜！聽！腳步聲！」腳步聲逐漸靠近他們。他們聚精匯神地盯著外面，看到兩個身型矮小的男學生，拿著兩個袋子，鬼鬼祟祟地靠近小貓。警衛大叔準備出去捉他們，「先等等！」成哲叫停了他，「拍下他們的惡行，才有證據。」便拿出了手機，開始把他們的醜態錄下。

他們把帶來的袋子打開，把紙碎倒在放貓糧的盆子裡，「我們來打賭吧！你猜這些蠢貓這次會吃嗎？」其中一個男生囂張地說：「賭甚麼？要不猜中了你請我喝飲料，我猜會吃吧，上次不也吃了嘛。」另一個男孩回答。

警衛大叔實在是吞不下這口氣，大步上前捉住他們，「你們還有人性麼？這樣的事情也能做得出？牠們也有生命也有靈性，怎麼在你們的眼中就變成了可以隨意戲弄的對象？」面對警衛大叔句句真摯的斥責，那兩個男生垂著頭，一聲也不敢哼。

「對不起，我們再也不會這樣做了……」他們看著那幾隻小貓，其中一隻向他們走來，像是在安慰他們一樣，輕輕地抓了抓他們的小腿，「對不起，真的很對不起……」他們淚流滿臉地蹲下。此番情景令我想起課堂上老師提出「善良是什麼」的問題。善良是溫厚和善，視萬物如同己身，如張載所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與物既同屬一源，不應對物有所歧視，善待動物正是善待自己，能愛一切人及一切物，世界才會更加美好。

美

吳麗怡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入圍

《寬恕》

窗外天空一片漆黑，我坐在書桌前，眼前的書本變得模糊一片，不經不覺地，進入了夢鄉。「敏兒在這次考試中獲取佳績，成為全級第一名，亦是這次考試中進步最多的同學！」王老師在班上大聲地說道。我默默地低下頭，呼吸急速，躲避老師殷切的視線。小息時，小滿拍了拍我的肩膀，笑容滿面地說：「這次你成績如此優異，快請我吃大餐！」我心不在焉地答道：「嗯……」小滿在我跟前揮揮手，皺著眉頭說：「敏兒？」我勉強地牽起笑容，說：「我……我去手洗間……」我立刻從座位上站起來，不小心絆到腳下的書籍，急急忙忙衝出教室。

放學後，我在教員室前不停地踱步，擺弄著手指，眼睛四處張望。王老師呼喊道：「敏兒，進來吧！」我與王老師走進教員室裡的一個小房間，推開房門，映入眼簾的是表情奇怪的小滿。王老師嚴肅地說：「敏怡，你告訴我你這次是不是作弊了？」我低下頭，一聲不響。「小滿告訴我你作弊了。」我抬起頭，看著小滿堅定的眼神，心頭湧上滿滿的背叛感，不禁握緊拳頭。我與小滿走出教員室後，小滿吞吞吐吐地說：「敏兒，我……我不小心看到你的日記本了……」我冷笑一聲，怒火在胸中翻騰，說：「你是故意的吧？」小滿不知所措地說：「不是，我……」淚水在眼眶打轉，我吼道：「絕交吧！」轉頭便跑出校門。

天色格外昏暗，一滴一滴的雨點打在校服上，雨水與淚水摻雜在一起，滿是苦澀。我站在家門前一動不動，媽媽滿是驚訝的看著我，我毫不猶疑地衝進媽媽的懷裡，哽咽地喊道：「媽……」。媽媽用毛巾抹乾我的頭髮，嘆一口氣說：「跟小滿吵架了？」我委屈地說道：「她偷看了我的日記本，更向老師告發我！」「小滿是不應偷看，但你是不是也有做錯的地方？」「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她在做為你好的事情，而你卻把怒火全都發洩在她的身上？敏兒，你要懂得原諒他人及承認自己犯的錯誤，然後改過。」我輕聲說：「對不起……」媽媽溫柔地輕撫我的頭髮說：「這句話也應該跟小滿說。」第二天放學後，我獨個兒走在路上，映入眼簾的是熟悉的身影。小滿真誠地說：「敏兒，對不起！我不應該偷看你的日記。」我滿臉通紅，心裡全是悔意，大聲地說：「對不起！我不應對你生氣。」小滿微笑著說：「原諒你了，哪你呢？」我擁抱著小滿，輕聲說：「我也原諒你了！」我們手牽著手，肩並肩地走回家。

美

黃穎端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入圍

《毅力》

天朗氣清，又是一個正常的上課天，志明像往常一樣走路上學，快到學校的時候卻遇上一輛失控的汽車，不僅衝上了行人路，更把志明也撞倒了。志明當場昏迷，被後來到的救護車送到醫院急救了。

志明是學校的名人；不僅學習成績優異，總是穩居全級第一；更是體育強人，跑步、游泳、打籃球、踢足球都不在話下，不僅受老師歡迎，更受同學們的歡迎。志明一直都以來都夢想著能進入著名的哈佛大學並成為一名成功的心理學家，以他一直在學業上的穩定發揮，老師和他自己也很有信心，志明一定能成功。

但世事並不能預料，醫生凝重地說：「志明的情況已是不幸中之大幸，雖然性命保住了，但雙腳受損太嚴重，不能留，腦部亦因衝擊而造成了不少損害，日後有可能不會回復至以往的高水平。」這對向來成績優異且在運動方面良好的志明造成了很大的打擊，房間傳來尖叫聲：「與其這樣苟且活下去，我倒不如現在直接從屋頂跳下去死掉算了！你不要管我，讓我死吧！」志明大叫着並嘗試下床離開房間。無奈，失去了支撐的志明不僅因不能走路而跌倒在地，更因此崩潰了。每日以淚洗面，一聲不吭，只是絕望的看著泛黃的天花板，好像天快要塌下來，把他壓扁似的。成績也日漸下降，沒有了雙腳自然亦不能運動。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他卻一天一天的沉淪於絕望的深淵中，不願爬上來重見光明。

終於有一天，志明的女朋友再也無法忍受這樣頹廢又怨天尤人的志明：「你看看自己的樣子，根本不是我以前認識的你，做人不要太輕易放棄這句說話是你跟我說的。」志明低下頭，看著自己義肢，豆大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滴在義肢，女孩拍了拍志明的肩膊，「只是你不放棄，我會一直陪在你身邊，支持你的。」也許是不願再待在深淵了，也許是被自己心愛的人點醒了才重新振作起來，沒有人知道，但也沒有關係。舊的志明已經在深淵中死去了，從現在開始只有新的志明。

志明像變了一個人，從以往只在考試前才讀書，變成了一個不讀書的人，再變成了現在每天每夜都恨不得把頭和書本縫在一起，把書本塞進腦子裡。雖然沒有了自己的雙腳，腦袋也沒有以前好用，但志明還有一樣東西剩下一——毅力。「讀一遍不懂不要緊，我就讀十遍，一百遍，一千遍，一直讀直至我能讀懂。」志明手拿書本說著，眼神裡充滿信心。而他真的是說到做到，每天放學後就回家坐在書桌前把書本上的知識努力塞進腦子裡，甚至在遇到困難或疑問時會主動找科任老師或同學詢問以解決問題。「老師，我不太懂這個題目，你能教一下我嗎？」志明問，數學老師放下了手上正在修改的數學功課「當然能，你能來問老師題目，老師很高興。」放學後的時間都是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志明雖不能穩守第一，但亦沒有跌出頭十名。數年後，「我終於成功了，哈佛大學錄取了我！」志明興奮得跳上跳下的，像個小孩一樣。

毅力就是像志明一樣，即使遇到障礙，沮喪或失望，仍能持之以恆地步向自己的目標，不放棄。